



寓林集卷之十五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誌銘

鄉進士董君暨配徐碩人墓誌銘

萬曆己未冬予以藩臣畢呼 嵩之役便道歸家又
哭余長子悲纏羸博謝一切應酬文字不復作而友
人比部許君以外兄董君暨其配徐碩人狀來請銘
孝廉余同舉士也孤纘緒奉狀乞之哀狀纍纍數百
言所敘生死甘苦之誼又惋而愴余安忍辭按狀君

諱明吉別號念齋夢徵其字世爲杭海寧人滕國以
前不具論自鎮徙錢山曰治者逮封侍御賓溪公翼
凡八世而侍御史愚齋公學爲君之祖茂才醇字公
儒君父也侍御公夢山陰諸脩撰南明至巳而誕君
故以明吉名而字夢徵君生而娟好眉目如漆聰穎
善解人意家人輩奇之相與號曰聰官七齡就外傳
十三歲爲文有異致又二年采芹于泮弱冠有廩食
聲籍諸生間又九年辛卯舉於鄉君故穎而能沈詣
好湛深之思一時同年甚見推舉謂可芥拾一第而
數奇三上公車輒報罷茂才公性儉而嚴所給君膏
火費不甚具而君才美意高廣多交游雅好施與周
親之貧乏者而身實苦貧欲乞爲學官食苜蓿朝夕
格于序不得而持名檢甚厲所佩印章自稱清白吏
子孫不肯俯仰人取一錢自潤以故愈窘所需悉稱
貸期盡不欲負約復貸以償貸累益重籍而記之曰
窮鬼簿而不忍告于其父每披籍佗倅輒呼酒自遣
以故病渴不解戊戌罷公車歸益憊巳亥遂賫志以
歿歿之日茂才公始見所籍簿大悲慟曰兒至是耶

于是乎父茂才公母徐孺人兩老人與所遺十歲孤
舉委之君配徐碩人一身矣碩人亦宋以來名族也
父孝廉門山石公某母郭氏爲汾源叅知公女十一
歲母郭見背能遵姆氏訓年十六歸于董事舅姑性
殊致孺人敬戒有婦道善調劑其間甚適性不好飾
日坐捆內衣素茹淡帥婢子女紅以佐夫子膏貲自
爲諸生及薦賢能之書如一日也自董君歿欲從死
而以兩老人與孤在強而生又十七年舅氏茂才公
歿明年姑徐孺人亦歿孺人一孀婦率其孤襄大事
橐無長物淚枯血竭又一年而身亦隨之嗚呼碩人
之節孝哀苦可亾憾于夫君而夢徵可無憾于九原
矣董君生嘉靖丙寅閏十月廿三日卒萬曆己亥八
月廿八日得年三十有四碩人生隆慶庚午十一月
廿七日卒萬曆戊午六月初六日得年四十有九嗟
乎以董君之才能發憤上公車一第何有而卒草不
遇之文砥行以死然非碩人能爲君婦成其志此髻
鬢者亦安可冀其讀父書表見于文學而兩老人亦
何以善其生死其亦賢也已子一卽續緒邑庠生所

稱十歲孤者也女一字憲副陳與相虛舟公季子邑
庠生祖芬祖芬天纘緒將以是年某月日葬其父母
于某山之原

高士邵虎庵先生塔銘

先生邵姓名穆生一名重生別號虎庵比部員外郎
弘齋公諱經邦仲子也比部有直節疏劾首相張文
忠公戍閩所著有弘簡弘道弘異三集行世是生先
生先生生而負奇骨相磊落音吐弘亮爲諸生獨立
不屑爲科舉比偶之學年三十餘卽屏居靈鷲山之
呼猿洞手自開鑿巖岫營構軒閣樹藝花木多佳絕
所貯自經史外多古文奇字玄筌秘笈之書晨昏披
覽凡四十餘年不入城市花朝月夕出游湖上間一
歸視卽返性嫉仇俗子俗子亦詫遠之冠蓋車騎客
過之若逸郡守喻公邦相迫欲見卽踰墻遜去至毀
薪拆屋不與一接吾鄉有尚書公偶得披帷入有問
聊且荅數語卽揮手不應其孤峭如此惟是道人衲
子樵夫野老琅琅與之談或方外韵士酒徒詩客有
扣斯應仰天浮白竟日長嘯與猿霍響荅不勸也俗

事不屑聞見逢忠孝大節及人間不平事則慷慨起
若挺身欲赴者精皇極數多驗不欲泄于人所游名
山卽自爲圖畫畫多古法間出王叔和米元章筆偶
一應客不多作詩稱唐而不模擬唐句往往自快胸
懷類李長吉寒山詩然亦無意也凡先生所尚不但
不襲人唾遺亦不逐人情好予讀書靈鷲山與先生
往還歷歷紀所見多類此其潛脩默證超然獨詣不
可得而見其絕慾跌坐不倒身抱足夜如其畫者則
自癸巳四月對天設誓辭仍勒石記之曰某年月日
某人試天劍于此則二十五年一日也丁巳三月忽
倒身臥胸突生一骨痛不可忍先生卽猛然省跌坐
如昨而痛骨立消于是命速治龕母用木命踰月而
葬于山廬之側冢上置塔塔覆以亭母宅易歿之前
二日撤食豪飲水數斗遷居樓下危坐靜存端寂而
逝蓋丁巳四月二十七日未時也歿時禁念佛曰非
吾師吾師伏羲文王孔子也目將瞑一僧欲焚香稱
接引大聲喝曰吾與爾教不同是時頂門熱如火發
四體柔和又三日而掩龕顏色如生焉先生骨力堅

毅學道深入蓋其驗云予嘗言先生似嚴冷而腸熱似猛厲而意坦似倨野而致文此流俗人不見也先生不妄交游所交惟雲棲大師虞長孺銓部馮開之司成吳伯霖孝廉與予輩數人而已所著有武林山七誌山中甲子詩文數種有獨見多傷時藏之山中年八十有一其長子文學于巖孫泰來諸生從予遊奉先生命屬予爲記而銘之予負諾責年餘矣乃得記其畧而系之銘

銘曰元氣氤氳馮生庶民靈鷲之靈乃鍾斯人奇姿異骨宏域超倫汎濫羣書苞孕天真承羲文師作巢許隣百家二氏或友或臣蟬蛻塵埃四十餘春高臥青山逍遙玄津歸然一壟身隱道伸我銘爾式千載若新

亾兒茂梧壙誌

嗟兒茂梧亾矣有志無年無奇文瑰行足以託名筆而念其賚志以歿不忍令後之人無聞于是乎投淚以志茂梧余長子元配贈孺人沈氏出也生十月而母沈見背余抱而啼須隣媪乳活繼乃得專乳越歲

余繼配孺人張氏母依焉六歲而張又見背九歲余繼配孺人吳氏撫之兒眉目踈秀受書能讀而氣孱弱不任讀戊戌余舉進士次年授江西進賢令攜之官受易自是余兩入計往來進賢凡六年兒俱從令受師訓讀經史左馬秦漢人文俱成誦稍稍能爲文未成服不遽令赴童子試余以乙巳行取入京師而兒畱家食丙午十九歲乃赴試爲督學李二溟公見收補錢唐博士弟子員是年娶婦顧氏家居從師友下帷戊申復就予京師是時兒頗銳意向上下筆屹屹摹先民法未合詞多澁以是初赴督學陳公考失利亾何予亦絀而歸西湖三年集二三子講道談稅兒俱從獲與諸雋士奮筆角文戰事揣摩督學慕蓼王公兩試俱高等壬子入試列副榜不卽售命也時予官南工部轉儀部兒俱讀書家山苦心揣摩及故所習經史左馬秦漢人文手再錄一過書自警語徹旦不寐期副予望遂嘔血病矣巳爲督學斗垣周公所賞識置高等補增廣生丁巳予轉官督學江西兒不能從時時病心胃不解戊午余遺書戒勿就科舉

試而兒乃扶病強入試督學虛臺蔡公置高等然僅
喘喘望棘院太息不得入病彌甚矣名心未斷乃檢
生平所爲文百餘篇取所被鑒賞者將付剞劂而上
書乞題一語且曰兒至此非能爭雄秣林第以十五
年研苦此道存吾父箕裘之遺以示後人不令啜兒
枯木朽株足矣予憐而許之亾何已未春二月十五
日卽長逝痛哉大都兒少失母怙氣竟孱弱不副志
負姿亦穎秀不至下劣又時從予得侍賢師高朋之
側入耳無猥瑣語爲文恥流俗而心手未卽應年來
稍成文采而以病奪竟伊鬱牀第間悲夫兒虛願多
智凡書法詞賦病中涉畧亦時露佳處不竟性嗇每
事依于寒儉不作華靡習氣自甲寅至今強半病心
血日與醫師藥餌爲伍中乃屏醫藥不御學導引法
亾效嘗從雲棲師聞佛氏西方之業乃併導引不事
皈命于佛手書金剛心經二冊及雲棲所選白香山
警悟篇置案頭披覽以是卽病劇無怖畏愁苦狀沒
之前一日呼予竟日囑婦顧曰生歿夢幻余無它苦
惟不得報親恩有未了念善教二幼孤補吾過也語

寓林集 卷之十五
訖右脇安祥而逝距生之日爲戊子閏六月二十八日得年三十二悲夫兒無子淵之哲而同蚤夭之年志業未就文藻膚立而乃以未了之願望于不可知之孫使余白頭纏悲痛哉幸二稚孫稍稍見頭角婦慧哲曉文理能爲母可督教成之兒所幸不亾者是耳婦顧氏爲上林苑署丞友白顧公女雲南觀察悅庵公孫女舉子二曰燦曰琰女二俱幼未字將以是月厝兒柩祖塋志以俟卜地而藏之日納諸壙中余先世越人自洪武初占仁和匠氏籍代有隱德詳先贈公霍洲先生誌表不具述

亾女媿仲子婦壙志銘

媿仲子者太僕養谷公之仲子士純也吾女歸仲子七年而夭仲子不忍亾吾女泣而手爲狀請吾志嗟痛乎吾忍亾吾女乎哉凡吾先後所舉男女九人而女次爲七繼室封孺人吳生生而淑是名爾淑吾與太僕並爲諸生時相善辛卯並舉于鄉文章氣誼益相得甚歡迨太僕以壬辰登第入庶常改兵垣而戊戌生仲子是吾登第之年吾官江西鍾陵令三年生

女又三年甲辰以令入計與太僕會京師情好彌篤因出見其仲子甫七歲初授書楚楚文弱以友人陸正伯氏問名吾許諾女甫三歲耳亾何太僕以忠亮亢爽忤于時拂衣歸西湖余亦遭時忌謫居兩人相視惋嘆亦相視笑也亾何余偶起南水部假歸以乙卯春正月授女箕箒歸仲子時年十五女貌清而慧居家婉靜自繡紉外聲不出口闕不錯趾迨事太僕與姑高孺人庶姑某益孝謹太僕夫婦甚憐愛之太僕仕宦幾三十年而不問生產類貧士居頃之爲諸子折箸仲子憂不給女曰無憂貧也余亦貧家女荆布之餘可稍稍佐君君第力學讀父書而已仲子願稍解女未嘗授書能曉其理坐一室爲仲子澣衣炊米暇卽焚香啜名茶以爲適瀟如也然終以質弱善病吾自南儀曹視江右學政不獲時視女巳未夏吾亦病以叅議賫捧歸視女而女病痰滯喀喀踣枕上連晝夜不得臥骨如柴立吾揮淚別去迨歸而幸亾恙以爲女生矣不謂病尚在脾膈間庚申春二月太僕忽病咽食不起女哭于帷甚傷吾往哭則牽吾衣

號不已以是體愈羸強以藥扶之而姑高孺人故善
病亦以哭太僕加劇辛酉夏五月復不起是時女政
病臥牀聞之撫牀大慟慟無聲音竟從姑逝矣嗟乎痛
哉臨逝無但呼仲子呼母呼其子志雲至則不能言
目盼意授之耳痛哉女天性依於孝謹又儉讓卽吾
家所貽衣笥奩具幾何啓視之尚有一二未御者遇
臧獲輩亦無咄咤聲於法宜壽令與仲子偕老卽鮑
婦龐耦可企而以夭折何哉女生於萬曆辛丑十二
月十七日物於天啓元年辛酉六月初七日得年二
十一母吳氏誥封孺人處士吳傳巖公女吏部尚書
默泉文襄公會孫女仲子名士純國子生子一卽志
雲甫六歲未聘仲子將以某月日從太僕公高孺人
靈輻厝于葛嶺之宮且卜地藏焉予投淚志之而系
以銘

銘曰汝何依兮素風汝何歸兮白雲玉則折兮餘輝
蘭則摧兮遺芬身偶盡兮無年子或長兮有聞墳三
尺兮爾蛻識千秋兮吾文

金虞仲墓誌銘

萬曆辛亥九月文學金君葬其父近川公黃柏之原
予實爲銘章明年君卒又明年九月克葬于瑤山之
陽長子以寧余門人也來乞銘嗚呼予以二年間銘
君父子君又僅逾下壽以歿可哀已君諱汝臯字虞
仲別號見華姓金氏漢車騎將軍秬侯之裔宋建康
中避亂南徙故爲休寧人考諱璿葬黃柏者也君才
識過人喜議論往往奇中然不炫耀取世譽聞然內
脩衣冠朴古有先民之風孝友其天性也君兄弟四
人先是季客歿錢塘君哭之慟已而伯歿戊戌之冬
叔又歿錢塘母黃孺人又歿十餘年而父又歿君至
性過人而天故困苦之至連哭其兄弟父母以是不
能長永年歲悲夫君年十五賈池陽而歸慨然曰人
生會須讀書知古今識道理時來則拾取富貴展所
欲爲爲吾親光榮奈何挫志作賈人子因發故所讀
書讀之曰必如是未幾選爲諸生聲譽凌其老宿俯
視青紫猶掇之也試京兆者再竟不獲雋而賈志以
歿悲夫君好讀毛氏詩左氏傳亦喜莊生寓言所著
有支頤集晚乃學佛爲居士嗚呼豈有感于天倫之

痛而將以悟夫死生去來者之爲浮漚聚沫耶抑重
戚此生而種所謂來世者之因也君又慷慨好施家
不甚富而往往周人之急與人交堅于金石與吾友
吳仲虛善仲虛父子亦莊事之嗚呼觀君父子兄弟
朋友之倫其他大畧可概見矣方叔死錢塘君畱家
侍孺人疾不知也其姊知之恐其倉卒驚駭不卽以
聞而微見顏色君察知其意忽投幘號曰吾弟死矣
無恠吾數日食不甘寢不寐仆地號不止良久兩手
據地曰母病甚在牀何可使老母哭壯子因強爲好
顏趨侍白第病宜遣男以寧赴錢塘視疾實經紀其
喪君悲痛慘毒而衣冠如故常中夜帷中涕泗而已
其孝友兼至類如此君配胡孺人生二子長以寧從
予遊補諸生錢塘次以謚歿十有四日而張氏妾又
生一子今名以忠君二弟俱夭無子故哭之尤悲君
旣命以謚爲季後而叔又得君遺腹子以不餒君可
瞑目也已予讀以寧所爲述悲其哀痛又嘗辱君知
不敢辭遂書其大節而君之家譜世德與夫姻戚孫
子旣已畧見于前銘矣不復詳其它才藝非關君大

節者亦不書
銘曰績學不試非所恥
兄弟四人三天歿君之傷生
蓋以此嗚呼惟孝與友垂野史

凌母張孺人墓誌銘

吾友凌元禮諱登嘉以名家子束脩好學高才濳思
名聲藉甚諸生間與予同師受易敦研席之好萬曆
戊戌元禮亾予哭之嗚咽爲立傳記其一二大者又
十有三年而其配張孺人歿又三年克葬其子嗣熙
嗣慤以其世父太守公元孚狀來乞銘曰吾父捐館
時吾兄第二人俱幼小又同時善病吾兄歿而不肖
兄弟尪羸甚吾母百計醫藥不效卒購得異術以生
以無墜先人緒業吾母持門戶內外斬斬宗親族黨
幾忘其孤寡焉吾母夙通文義每不肖孤讀書輒能
撫指得失然則墓中之石非先生銘母氏晦不傳且
何以慰吾父地下予悲其意因思元禮讀易山中時
如昨日耳迨其亾十有六年于此矣嗚呼十有六年
之間生生死死男子不及辨而一寡婦拮据閨闈之
裏吾是以賢孺人而樂爲之銘也方長男之殤歿者

急飯含疾者仗湯藥醫師匠氏雜然于堂內外姻族
下及臧獲罔不遑擾失措孺人灑泣營辦兩不廢亂
而二子病日深卽賴異術起然猶奄奄牀簀者數歲
孺人如一日也又能以其隙治生產舒無嗇有二子
病良已亦必自勞瘁曰吾勞吾身而貸吾兒令體任
誦讀昌大吾家快矣或時篝火夜讀聞詩書語便自
尋繹或令訓解至關節義嚴禮法者必令再三吟而
間爲品論多合道理孺人孩年失恃縫紉盥饋未嘗
學諸母童年作婦燕享賓祭不以煩其夫其天資端
敏有過人者大都靜嘿爲體精勤爲用而本原孝慈
諸閨闈之秀斤斤無成者方之茂如也孺人錢塘名
族太學泉山公樞之女大中丞澤山先生之孫母楊
氏爲女十四年而嫁爲婦二十二年而寡爲母十三
年而卒子男三人長嗣憲蚤夭其二熙與慈也女一
人適陳肇孺人生長貴富少無香薰之好中更霜雪
之慘終堅松柏之操方欲含飴弄孫安享子婦滌滌
之奉而竟不得下壽以歿天生孺人若僅以完我元
禮未了之局者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萬曆四十有一

年某月某日葬其鄉某原合于元禮之藏而司空郎黃汝亨爲之銘

銘曰夫子制義婦一以從孺人實才而代其終匪母何怙諸孤待哺孺人稱寡而兼厥父孱孱者立蹇蹇者亾死而不亾惟賢且良耦德而藏千秋孔揚

徐母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長洲人盡脩公諱某之女太醫文橋徐公諱某之婦文學振寰公諱某之繼室生十七年而歸歸二十有一年而孀孀二十有四年而卒卒之時

孫曾環而哭者十一人而孺人實未嘗舉子子太學君本仁元配王孺人乳也本仁乳而王孺人暴卒太醫夫婦悼之甚本仁呱呱泣太醫公亦泣曰不得賢母眎燥濕亾婦將不瞑求之期年而得孺人孺人生而端敏工組紉精爨饘不苟笑語慈愛其天性也所以爲人母之道不學而至當是時太醫公夫婦始識弄孫之樂亟稱新婦賢孺人孝事惟謹佐以勤儉每織達丙夜而文學公亦呶唔不絕以答其意家人稱好學焉時季父少宰公某以館職奉使還聞而立誌

之大喜挈以遊京師學禮趙太史之門三年而盡其說乃歸文學公無色養之憂者知孺人足賴也文學公既脩身茂學久困諸生間不得志勞瘁中暑病幾絕孺人迫無策羹臂肉以進俄而甦張目謝孺人曰帝鑒汝幸益我一齡明年六月果卒孺人欲殉者數矣是時太醫公尚無恙泣戒孺人曰獨不念舅老無可仗遺孤未立乎孺人悟彊起治事然晝夜哭淚爲之枯家人莫忍仰視已而本仁病窮醫壽不愈孺人噉然號蹶然起匍匐雨淖中哭于關帝廟之廟霍然

已於是戒本仁勿務進取壹以課孫爲職有孫某登類宮者孺人喜稍可願養延天年而二十餘年已來歷哭舅姑之喪困于役家益落拮据益苦神耗而疾作矣孺人自知不可起戒迎醫誦佛號安寢待盡泊然無悲時萬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嗚呼孺人之爲母爲婦可不謂劬勞者哉先是姑朱孺人病孺人每夜焚香告天願以身代卒不起繼朱者側室王氏生子某今爲少宰後王又蚤歿亦仗孺人慈而立者也方太醫公大漸時本仁適科試南都而少宰

又卜居陽羨宗人信信孺人多遣急足迎少宰少宰
至而内外人無一敢起爲難於是集宗人堂下悉取
其質約雜燒之更稟給焉而別遣呼本仁亟歸母畢
塲屋其見義鎮靜類此孺人雖婦人而通書大義嘗
聽諸孫讀史薄項伯而忠亞父故其遇事有本末不
舛嗚呼使文學公不得孺人以爲之配則此呱呱泣
者將不免于水火又安望其誦讀成諸生而子孫蕃
衍碩大如今日也哉孫男四某 某 某 某孫女四適某
適某字某字某嫁娶皆名族曾孫男一曾孫女二皆
幼卒之踰月本仁將啓文學公之藏而合窆焉乃得
水驚旣葬之穴皆水於是卜茶磨山祖塋之旁食遂
以今年某月某日奉遷太醫公文學公及祖母前母
之匱而孺人始克祔予與本仁親有連知孺人爲詳
故因其請而許之銘

銘曰前人布穀我耘耔昔始萌芽今蕤蕤旣獲而炊
餽餼簋所食幾何捐棘七天生令母篤徐祉刻此銘
詩示千祀

太學吳元益配孫孺人墓誌銘

萬曆己未夏四月太學吳君元益之配孫孺人卒元益悼之哀曰天平何以亾吾婦其子昌國等躡而號曰天平何以亾吾母今年庚申葬有日矣則父子又相向泣曰何以不亾吾婦與母于是令其子昌國爲狀而介其弟中翰君德聚來乞銘予與元益通家誼最深不能辭按狀孺人出休之草市名族父溪亭公某母程孺人甫七歲而母程見背暱就長嫂如母父甚驕憐之不輕字人及笄而歸于吳孺人孝婉慈慧嫻女職恭婦道其天性也事舅省吾公姑程孺人昕夕伺眠起食飲惟恪未嘗以爲勞姑病與元益襲服而侍湯藥虔禱祠無所不至姑病良已未幾省吾公客吳越以病還孺人亦如其視姑病時而省吾公竟不起孺人哀痛從內襄事如禮且謂姑寡居益媚事之而程孺人遂得忘其老寡優游以介眉壽會元益遊武林亦病還里時值炎暑孺人終日夜旁皇攝持不知蚊蝨之嚙噬者閱四十餘日而元益乃霍然舉手屬諸子曰而母實生我孺人故精飫事亾問事舅姑必自調燮歲時祭饗致其潔芬至元益喜賓客四

座常滿菽脯餼核不飭而具其餉遺戚黨致悃款豐
約必中禮與姊姒處和而肅而事姒尤謹恒語元益
曰兄第六人二已蚤世君爲家督毋墜翁家風貽母
氏憂可令二姒失所耶課諸子寬嚴之間惟是從與
元益延名師勝友相薰習以底于成遇廝養輩無譙
呵聲而有制凡購物于市必誠曰販夫販婦可念寧
賚徵母剋而與爭利性尤喜儉樸至施予收恤當厄
振窮獨未嘗有倦色先是孺人從元益武林病幾殆
夢一白衣人來撫摩呼善女人蓋大士佑之也病以
是去體三年歸商山疾復作遂不起屬纊之夕惟以
不克終事程孺人爲恨寬元益以聚散無常毋過傷
悼召諸子婦人人慰語無恐怖迷惑態安詳而逝得
年四十有五嗚呼若孺人者於元益爲令妻於其尊
人爲孝婦于諸子宗黨爲慈母可謂備德也已雖享
不酬德年遜下壽命也且世筭黛者流榮華珈佩者
纍纍亦不乏老婦人皓首食息而不能保無俗疵以
視孺人之德之備其顯晦壽夭何如哉而孺人且多
男子必有昂睂天衢以光泉壤者其不朽又有在矣

孺人生萬曆乙亥五月初九日卒以己未四月二十
有八日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葬箕山之陽丈夫子四
昌國昌胤昌倫昌意女二壻某某銘曰
鬱葱宵邃箕山陽有善女人于焉藏蘭芬玉瑩德孔
良子孫保此世且昌陵遷谷變慶未央

太倉州倅衡洲張公暨元配李孺人合葬墓誌

銘

衡洲張公以太倉州倅賦遂初歸三十餘年而以老
壽捐館舍其長子懋官余壻也次子若采亦予門人
相率伏地泣曰先君有言我必踰月葬母後則孤等
忍痛用命其曰我無高行足術勿以誌銘溷鉅公筆
則孤等痛不忍夫先君生平所潛耀砥行生平所知
也而泯泯腐草木孤等何以爲人且先母氏李之能
匹偶先君也而未有誌也敢以累子予亦泣相視不
能辭受而誌之按狀公諱湘字子南別號衡洲世仁
和人也其先爲文質公彬彬生怡然公獻介然公珍
珍生誠齋公綬以孫吏部尚書恭懿公瀚賚贈兵部
左侍郎誠齋公生四子伯慶山公應祐以子中丞某

賢封吏部

郎仲亭山公應祿恭懿父也封工部

尚書叔吳山公應裕順天府醫學正科是生公公生而慧丰儀楚楚清瑩如玉未冠補博士弟子員當張氏全盛時朱輪華轂照映閭巷而公性行恬介無文袴自喜之氣日下帷手一編尤喜讀漢晉書間習詩以唐爲宗所嘯侶如青門沈山人望雲趙溧陽公俱名流冢宰公亦蚤器重之已游國學益研心經術有聲而吳山公得公晚憐公體羸不願以身易名遂迫就部試試卽冠儕偶當佐郡已授太倉州倅非其好也人或疑公賢介子弟未必能官公到部清約自束凜凜奉職豪賚不敢干訟滑爲之屏息解帑金入京師秋毫無所染委治河躬自督率視水道疏濬不半載河工成州財賦可數十萬公庭寂鞭撻聲如法輪入三月無逋賦公廉惠得民如此上官逢所署缺輒以公往吳中長者擬公吳隱之之酌水西門豹之治渠不虛也時給諫劉公某謫崑山丞署州事劉故相國王公門人乃往候王問州利病狀王公曰若知州別駕張君乎曰固知張君冢宰第也王公愕然曰非

也知州利病莫如州別駕稔也于是劉公交歡公每事必以咨州民賴焉公既約已奉職勞苦過常帶爲之減亾何構危病不起州守張公過視病瀟然無辦流涕顧僮僕曰無以殮也對曰主人有言吾生不累吾民而歿累吾民已令人持素所飲銀卮入金閭易木矣守大嘆服揮淚去會天幸無恙公拊心嘆曰吾幾不見吾父父在也又無子乃勞勞官下耶遂壹意投檄去撫按諸部使者惜畱之不得同聲獎其恬退聽致仕歸州士大夫爲賦考槃之章焉公既歸娛事吳山公則閉戶危坐讀書檢藥草臨法書瓶花杯酒吟詠以適無外羨刺史方公楊季公東魯暨督學諸使者後先以鄉飲酒禮敦促可二十餘次公俱堅不赴曰吾儕小人戔戔責丘園已幸而以干大禮侵賢者坐哉識者益高之公天性孝友從太倉州歸養凡再易寒暑而吳山公始捐館公哀戚讀喪禮幾毀與澄洲公自髻鬣至白首歡愛如一日明洲公內構讒微失歡及明洲公夫婦相繼歿家盡廢諸子不知所往公臨治二喪身荷鍤爲墓葬之恭懿公每舉以示

闔宗曰如衡洲第者至行可師也時恭懿公以耆年
解綬歸與公日尋泉石琴酒之樂情好彌篤烟水之
間婆娑二白人望之如仙會張公振之以太倉州人
來刺杭郡縉紳數十百人往謁賀張公獨西向揖問
吾父母張衡洲先生何在客咸目攝公張公斂容曰
衡洲先生吾州二百年以來廉吏也世以此益知公
清白之標出處一致焉公晚年始舉子懋官辛卯予
過視懋官於家塾舉易發難酬對如響予以長女字
之自是數與公往還見公敦睦在宗和易在里風雅
在山水琴藥一一如夙昔所聞所居必掃除淨潔似
郭有道宿處終歲無雜賓至几塵不飛恭謹有加儼
萬石家風神情恬介謂公可百年而不謂公竟倏然
逝也公無大病狀寢不眈枕席歿前一日尚起見客
神氣爽爽生平不佞佛而於身心間若有透脫無恐
怖散亂十年前製木一歲前爲三子立分券一月前
制衣半月前畫遺像猶出以眎余欣欣相向臨歿忽
起正襟坐以足授履諸子且將掖而行就案咯焉喪
矣視履考終公非善出處善生歿啓手足無憾者哉元

配李孺人爲玉岑李公女莊凝嫺內則公孝事親則孺人承其意孟糜七肉必手調以進公友兄弟則孺人柔和其妯娌惠碩無倦公旣廉於入又不屑屑家人生產則孺人手筦之巨細無漏而周大體無婦人纖嗇態公爲州倅有葺鱸之思則曰吾不難爲隱妻也公幾艾憂無子孺人則不難爲公寘媵貳曰蔣曰王舉子三人蔣舉懋官王嗣舉懋家懋寵孺人念懋官細弱則挾以同臥起氣息相屬懋官得危疾孺人政病乳癰猶帶病持懋官轉側而不知癰已潰流血浹頸矣所以撫二弟亦皆如懋官後三年竟以癰遺歿至已所生女則絕不以橐籥見私臨歿盡出所藏予諸兒而手持姑某孺人所遺釵鈿類以授公曰欲以遺吾媳亦吾家球琬也其慈而重本如此恭懿公夫人集諸世婦及姻戚魚軒如鱗宗祊中外有禮儀必曰李孺人來座爲之整蓋不減鍾王閭範則豈惟樛木小星有逮下之德已哉然則張公所以退而棲巖進而牧守恬介以老至歿而不亂豈獨公能也懋官又言公當四十時一時名流各有投贈青門山人

繪一仙人種三芝圖爲壽自題云時七十七歲曰此
吾所爲祝也公每珍玩嘆息今年忽舉眼見所題畫
日期至矣予殆將往矣越旬日果然嗟乎非公心行
無疵乘理達命其能符應若斯乎公它施德活人事
不具論論其大者公生嘉靖甲午三月五日卒萬曆
庚戌九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李孺人生嘉靖

四月四日歿萬曆甲午四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
二女四長適郁名世某邑諸生孺人出次適柴應槐
太學生次適楊廷憲某邑諸生某出懋官旣負雋有
聲庠序而二第亦皆以少年能文章將益大公之門
以無忘恭懿之業于是乎在懋官等以今年十一月
二十有一日遵治命扶公柩暨李孺人啓龍井山之
藏而合窆焉因誌其畧而系以銘

銘曰張氏之族蟬聯鵠舉甲第衣冠聿生我公恂恂
長者文脩行端進爲廉吏退若處士巖居川觀宜爾
孺人雞鳴燕翼齊孟匹桓南山之陽興龍溧泉佳氣
鬱盤我銘其幽蘭滋玉潤奕世無刊

吳母畢孺人墓誌銘

吾友仲虛太學吳君歿廿有一年而元配畢孺人下從之又三年而仲子芝且卜葬焉乃乞狀于葛憲副水鑑而以墓中之石請曰惟吾子之夙好先君也則稔知母孺人賢夫浮于賢而乞臾于吾子芝也不敢賢矣而令泯泯泉下無以昭來世詎惟芝弗忍吾子其忍之予于是謹受爲誌按狀孺人畢姓出閔川名族父曰畢一山公母曰汪孺人生有令德十八歸仲虛舅龍泉公姑黃孺人性束濕難稱孺人起居堂上夔夔惟謹迨龍泉公夫婦相繼歿孺人從仲虛哭之哀時長公伯實秉家政仲虛敦友于惟兄之共孺人亦惟仲虛之共而仲虛雅秀負文采攻舉子業及嗜古左史兩漢百家之書又多先生長者游孺人治漿酒脯炙之具佐其歡亾弗給者而閫以內事孺人身理之髮櫛繩理井如也以是仲虛無分志得精研稅文稱爾雅云初孺人舉一女未笄而殤仲虛未有孺人請廣置貳于武林曰仇曰蔣曰孫頃之蔣舉伯子懷真孺人歡然喜溢于睫曰蔣之子吾子也已孫又舉仲子懷上孺人則又驩然喜曰孫之子吾子也

維二子亦依依慕之如其所自出也孺人與仲虛對
睂案時時以有子爲樂然仲虛向以哭兩尊人病嘔
血繼哭兄伯實而獨持戶營諸務又手不廢書益勞
苦已亥病復作一切醫藥祈禱賓從車馬之煩孺人
身肩之而仲虛攝它靜室不能數詣問則日夕拊膺
泣時兩兒在武林仲僅六齡伯年十三稍長趣之歸
時僅一日而仲虛不起孺人相向悲泣不已幾以身
殉復念兒弱未立過傷哭泣則益傷地下心乃收淚
撫之所珍惜倍曩時第遣就外傳勿令逸及伯長而
娶婦連舉子而孺人喜可知也逮仲亦歸娶婦拜孺
人堂上已又舉子孺人顧兩兒玉立諸孫森森繞膝
前含飴弄之則益喜溢于睫而黯然傷夫君之不及
見也惟諄諄強學勵行無墮先志是訓壬子夏伯子
以精心過耗俄而得嘔血病孺人日夕飲泣醫禱如
仲虛病時越歲竟不起孺人拊膺呼曰天乎吾往以
哭吾夫亾以屬兒而兒又亾乎悲泣殊不已或謂無
庸仲與諸孫在也于是豁哀強起視事而仲子卽少
年當戶英英特立無流俗人習事無纖鉅入稟命孺

寓林集 卷之十五 三十八
人孺人性明決以理衷之斬斬如也孺人卽所居素
封獨尊尚古質不爲華言飾行無珍麗穠郁之好穆
然內處言不出閩旦起肅見諸子婦如嚴君媪尼輩
謝勿通諸子婦凜凜則之嗟乎若孺人者可謂順而
貞慈而有範庶幾古之賢媛者已生平少疾病戊午
秋忽遘寒疾以九月六之日脩然逝矣悲哉距其生
嘉靖癸丑四月十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子二懷真懷
上俱太學生懷上今改名芝孫男九人維城維寧維
屏維屏更名賁邑庠生維翰維垣懷真出維鏞維錡
維祺維維藩懷上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某年某月
某日芝帥維城等葬孺人某山之陽是宜誌而系以
銘
銘曰爾夫也良含章履道而爾是宜爾之宜之以婦
則順以母則慈厥子暨孫森森其枝曰惟爾貽比于
風人載詠小星載歌螽斯後百千祀徵吳令儀爰視
此辭

恭靖孺人權厝誌

孺人姓孫氏諱孟芝錢塘人予友錢長人之妻年四

十有七以萬曆四十年十月初四日卒以某年月日
權厝鳳皇山之亭而長人來請銘予時未暇長人書
六七至未嘗不以銘爲言且曰夫人有足傳者不傳
有不必傳者傳吾婦非不必傳者也吾婦未嬪而哭
其姑慟旣嫁而養其母虔事我太宜人而箴管線續
之無闕兩佐我襄大事而飯含帷幕髮笄之必信以
誠內外宗黨下及胤僕莫不宜吾婦者此歿而思慕
之不已相與私謚爲恭靖者也爲吾家婦三十年而
未嘗有私蓄盡粥其嫁時繫袞益市田廬以贖吾賓
祭又時縮其仞以資我辟雍之游吾婦性勤而才敏
當先君時食客千指不問而酒漿時具及吾之身日
趨于窘而補紉饘爨又一任其勞使我忘屢空之憂
以肆力于文章吾婦力也吾自幼惰于學自獲吾婦
而始知詩書之樂蓋吾婦喜讀書觀史尤嗜毛氏詩
悉授諸女閨中舉詩句行酒爲笑六歲學女紅女紅
絕八歲學琴琴絕十歲學水墨畫能画遊魚小蘭晚
而學詩詩多見道語吾婦吾之師友也吾四因公車
乞爲學官而解宇囂迫又時絕廩餼吾婦煎糜笑啜

曰此首宿家風君無不自得予窮于世久矣出與二三子遊而樂入見吾婦之安貧而益晏如以適也吾年漸邁而無嗣續吾婦爲買妾者三處之如女吾嘗病吾婦率鼓琴焚香以調吾性或朗讀古人奇文以豁吾志臥聽之而不覺其霍然已決然起也吾婦四哭殤鬱鬱不自樂吾故挈之遊陽羨棲水間又嘗渡江絕淮直走燕趙扶攜數千里之外及不幸以歿則一夕之間五十里之近而不克執手以訣吾之所以悲吟永嘆勤勤懇懇而必欲其傳也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之微明人倫知道理安貧好書宜家惠下無險詖傷善之心此士大夫之所深媿而不爲頌述以傳無窮真我輩責矣古之賢夫婦見于詩書交儆交愛者無如雞鳴勸其夫早起射戈而婦爲加豆御琴瑟相與飲酒以期偕老又欲預儲玳瑁之佩以佐其夫之求友故孔子有取焉載之國家與大姒並今孺人之賢不讓雞鳴而世無孔子將賴小儒之文以俟百世此其所以尤可傷也予忍不銘孺人生三女四男男殤女皆知書與孺人錯舉詩句爲笑者

寓林集
也壻

某 某

皆名族銘曰

珮玉晏鳴關雎刺也咏古淑女以悼世也繫我孺人其儀一也汗澣絡締幼所習也琴瑟靜好彤管煒也檀水清漪罔怨謫也小星三五惠及下也宜爾子孫比蜚螽也碩人頎頎何子子也我爲斯銘中心結也子嫻國風聊用唁也

吏部稽勲司員外郎德園虞公墓誌銘

吾友司勲虞公長孺諱淳熙以萬曆癸巳去官歸錢塘偕弟僧孺隱南山回峰下巳遷李茝之飛僊里採蓴行樂嘯詠惟適棲寂課玄六時不輟足迹不窺官府雖臺府大吏及四方之客遊武林者懷刺造廬欲一識其面亦戒門以絕天下知與不知語及虞司勲輒曰異人異人云如是者三十年天啓元年六月坐而沒沒後頭顱如夔支無辟戾或謂尸解去三年二月某日公子宗玫宗瑤如公命葬西溪七十二賢人峰下公生于嘉靖癸丑父封職方賓門公諱舜卿母贈安人黃氏安人婉而失乳目光回回十二時皆不瞑識者巳占其異釋晬盤所弄惟書帙三歲黃安人

抽簪染口脂爲授句人耳便誦十五出試試經書論策五道立就主司驚不信掩卷令誦公不屑岸然去十七復出試學使者潮陽林公行部奇公補郡諸生曰虞生天下才盍令王元美李于鱗見之于是移書介公往謁兩先生倒屣迎相推許如林名振江左又十年己卯舉省試第四人同榜多才名士而公爲冠當是時當途諸公亦爭相引重而公嶽嶽高子羽之節毫不干以私公故名名人期已上公車赴同鄉達官飲坐有江陵客侈談相君威公不覺髮上指矢口曰使某得通藉者袖中彈文不敢避客慚慙江陵江陵不悅于是聞中識相君意擯弗錄而言官至上疏言浙有三變兵變民變與文變而三蓋指公也公旣紬于北乃遊南雍祭酒復榜所試文于橋門曰怪誕不經公嘆曰吾文不誕而所如輒誕吾文如一口何哉吾足不堪再別于是更名首燕路則江陵亦物遂成進士時萬曆癸未也明年將除官而賓門公訃至公哭欲狂奔而歸茹蔬啜粥廬居者三年服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時朝鮮絀兵朔方畔人戕大帥軍書狎

至公爲大司馬石公條八議預刻火落赤畔日及關
白歿期無纖髮爽石顧不能用曾侍郎第其議減軍
儲軍大譁飛石擊侍郎中首侍郎奔省中匿則相與
逼近朝門而詬石司馬大聲言仍額給不減譁甚莫
聞也公急取虎牌大書不減軍糧四字以麾遂散去
嘗護作 昭陵會昌平戒弛虜千騎直逼紅門駐馬
吹唇若沸相顧問珠襦玉匣守將愕眙罔措公徐率
緹騎結方陣半隱林中鳴鉦駭之虜遂遯公神識先
定臨事消弭而不言功多類此亾何遷主客員外郎
踰月改司勳又踰月引疾歸明年當大計京朝官而
吏部尚書孫清簡公鑰考功郎今左都御史趙公南
星以盡逐政府私人賈怨言官阿政府意欲中尚書
無郤而公所補司勳呂某缺呂清簡公甥有流言遂
借呂摺拾公謗公行賂以觀尚書考功之俯仰尚書
果大詫疏言淳熙恬澹味道老臣素重其品且貧安
所得金言者妄淳熙不當罷 旨下畱用言官亦內
自悔而一給事獨爭之力詆銓部專權擅畱不敬
上以爲然謂尚書尚書屹不爲動執奏如初于是

上大怒奪尚書俸降趙公三級免公官而僉都御史
王公汝訓右通政魏公允貞大理曾公乾亨及諸曹
郎陳泰來顧允成輩十餘人各抗疏白畱淳熙非私
且歸咎政府 上益怒諸曹郎降謫有差公與趙公
俱削籍而尚書亦十疏乞休矣迄今三十年公論大
明 天子深念先朝骨鯁魁壘著艾之臣起趙公田
間遂長御史列于三公而公之精氣已與造物者遊
嗚呼遇不遇不足爲公悼而悠悠之論至謗公以金
錢得官此許由見疑于逆旅而鴛雛受嚇于鴟鴞也
悲夫公至性天植母病坐臥牀下抱上下危樓凡兩
匝月成而作孺子啼不已事賓門公雖貧必極驩其
居廬也叱虎虎去呼獐兔獐兔來就食人謂孝通神
明云公旣不得志于時而宏護淨業所在經筵法席
以身爲導又愛惜名勝卽兩峰六橋三潭間松石花
鳥蟲魚之屬咸以公爲天公故貧儒子力不能購書
獲有奇秘與第閉門抄寫掃葉煮茶窮晝夜不盡不
止以故涵育浸灌汪洋奧衍有武庫行秘書之目詩
文宏深微眇應念而作風生雨集排古蕩今作者人

人自廢公尤嗜道術自少喜談神通謂人生貴悟道
不則斑馬淵雲第嚳語蕭曹衛霍向弇中行耳嘗登
天目坐斷岷活埋庵處十餘日豁然有省嗣後神明
四闢事來輒先覺謂弟曰吾欲爲陸法和弟僧孺亦
曰吾兄一生多仙靈奇異之感其所由來要不可解
予讀其所爲公傳恍忽登閬風從化人焉予識黯淺
不足測公百一迹其所至大氏以儒爲行以玄爲功
以禪爲歸以山水爲寄託以詞翰爲遊戲以闡述爲
經綸古之所謂得道畸人是耶非耶公童子時夢遊
武夷引桃杖擊空見龍沈霍鳴吟曰龍沈海底日鶴
鳴松下風嗚呼公出而屯雲雨之澤處而遊塵壒之
表神先告之矣其奪司勳而老也特借讒人以自踐
其夢人乎何尤哉公居恒呐呐見人輒面發赤而臨
事氣決勇于賁育前知如神而天目取悟以後復埋
照不露流俗人寡接而所過從道侶若雲棲師邵古
庵先生及朱大復陶周望湯若士袁石公吾輩二三
知己周旋竟日忘倦公脩軀瑩膚渥顏飄髯每曳杖
嘯長松下不知者殆真以爲仙人也公每多異夢因

自號六夢居士又號瞻子烟客學者則稱德園先生
云所著詩文六十卷陰符演一卷櫟丘子二卷孝經
邇言一卷孝經集靈一卷大學繁露一卷行于世而
孝經邇言集靈則張給諫某以爲千秋絕學奏布學
宮 旨下部楊司成起元爲鐫小帙頒焉公先世陳
畱人三徙入由拳有祖貞者贅錢塘之黃氏謬籍其
軍以逮曾祖奎祖翊是生賓門公舜卿贈兵部職方
司主事自公爲職方削牘上大司馬具白所以謬籍
黃氏軍狀獲除第僧孺名淳貞與公偕隱者也娶楊
繼室李俱贈安人側室何孺人先公二年卒公年六
十有九丈夫子七人存者二宗政府學生娶鴻臚寺
署丞裘樹堂公女宗瑤府學生娶憲副莫荆泉公女
秀異有父風何出餘俱殤女四幽芳適昆明刺史錢
養淳公子萬福清芳適余倩張德懋子岐然閒芳適
李桂亭子承宗皆士人素芳殤孫男一孫女三瑤出
余爲之志而系以銘

銘曰宇宙靈氣虛空含億變惟一 一涵三日儒釋僊
旨同叅彼迷不悟離岐談於惟虞公妙心湛師孔友

老版瞿曇逍遙野服辭朝簪著書明道藏秘函鶴鳴
松風龍沈潭七十二賢停雲驂千秋委蛻樂且耽不
羸其躬誕奇男我銘其墓文無慚

太學吳仲子喬年墓志銘

太學吳仲子喬年沒之二年其兄長孺悲弟之泯焉
亾稱乃手述其志行乞予銘諸墓仲子予門人也固
知其有可稱者卽微長孺言惡忍泯之仲子名昌齡
喬年其字也吳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以來不具述
十三傳而爲大父省吾公繼美配程孺人省吾公有
子六人長懷德字寧甫次懷慎字吉甫則仲子父也
寧甫君夫婦與吉甫君俱蚤世而寧甫無子吉甫有
二子爲長孺祚與仲齡於是省吾公以仲子爲伯也
後甫幼穉成服蘄然如成人游於塾日露其穎省吾
公喜曰此書種也祚則治生齡則治經以其外大父
程春秋起家遂授以春秋仲子能刻厲於稅文顧其
體脩長而實厓羸手腕病戰每捉筆卽搖搖不自持
以此稍見詘而志不受挫絕不問生產事擁羣書覽
誦不輟時予棲息玉岑山抱文相質殊有英粲弘博

之氣不似其羸弱就試仁和令喬公君求首拔之道
試卒以病腕拙書罷乃怏怏挾策入南雍乙卯之役
期得一當臨試疽忽發于臂余適官南水部力止之
不聽曰母老矣裹痛入竟不得終事仰天嘆曰嗟乎
筆無神耶腕有鬼耶而厄我至此仍挾策歸刻厲如
故亦不少挫其志惟念無以報母於母誕日誓願終
其身齋素復遍謁名山若九子太和普陀大士崎嶇
風濤之不避爲母延筭念所後父母若大父若父歲
時展祭涕淫淫下事諸父甚謹事兄長孺驩愛一體
家政聽之無纖微間於諸舅父外父母無所不用厚
於朋友若王宜佩者生而館餐歿爲之經紀其喪瞻
其孤蓋孝友篤人倫其天性也至周貧振急掩骼放
生津梁楚剝鐫經飯僧之事有願必赴不可縷指人
謂仲子爲善若此勵志若彼享永生被榮名何疑而
天奈何終卮之戊午應南都試復誦而歸又善病則
時時召客高會行杯揮塵以散其磊塊尋病加羸漸
至不起矣嗟乎豈非命哉病中自忘其病尚以季父
病族人貧病者與婦翁戴旅襯爲念易簣時無迷亂

第二云吾心空湛圓明但本人欲去耳又屈指吾至某
刻當行吳長卿師且至矣已而果然至期正襟向家
人言吾行矣昔者王父憂吾廼而吾以廼人有子女
九人矣惟是吾爲子而不得終養母也吾爲吾父後
而未得安窀穸也兄在遠而不得相訣別也語訖遂
瞑嗚呼痛哉夫世之文士徼幸一遇食肉富貴以至
乎老者亦多矣而仲子名不伸志壽不盡年知交爲
之流涕然自少而長行依孝友自病而死性存湛明
刻期知歸啟手告盡大似學問修持之人視夫壯而
行敗老而智昏悠悠忽忽以稿首丘壑者寧同日語
乎哉可以誌矣仲子生萬曆丙戌年十一月十一日
歿泰昌庚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得年僅三十有五配
隆阜戴公存文女子男四聞喜聞樂聞韶聞知女五
字某某今某年月日將舉仲子殯于栗木充之陽予
旣誌之而系以銘

銘曰謂爾名無成而爾於文有聞而行有稱何羨乎
科名謂爾壽不長而爾生靡疚而死有後何減於老
壽爾名不湮有誌以傳是爲大年樂哉斯丘佳氣鬱

然曰吳仲子之阡

明兵部左侍郎經畧桐岡宋公配顧淑人墓誌

銘

左司馬經畧桐岡宋公歿五年而元配顧淑人歿歿
又十二年所而長公子守一與季公子守敬手撫母
懿行過不佞亨泣而請曰傷哉母夫人之未及志以
葬也以先經畧公之尚在淺土也先經畧公有大勲
于國例得予祭葬而會有訖之者未遂請也母
夫人臨歿而呼不孝輩曰爾父功不白吾目不瞑毋

先及我逡巡久之顧念先經畧之功紀在司勲終必
不泯母夫人懿行在閨闈之內及今不圖所以誌者
將泯泯矣敢以累吾子某謝不文而于長公兄弟諡
至篤向業已狀經畧公而有忍於淑人謹受而志之
淑人顧姓父曰武畧將軍柳塘公母沈宜人未生時
有青鳥家過顧氏墓者指曰是當出貴女亡何淑人
生生有奇表稍長靜婉授孝經內則諸書輒能解柳
塘公喜曰是女所爲貴徵者乎吾不予凡兒而以贈
左司馬虎山公與最善因見經畧公亦有奇表語所

知曰此兒足當吾女虎山公請委禽焉越明年姑何太夫人病劇甚念得一見賢新婦而瞑淑人乃歸年十八作止凜凜無愆儀太夫人見而喜曰兒有婦矣遂瞑隨執太夫人喪朝夕哭甚哀而從中經紀其事如禮虎山公故豪爽不問家人產經畧公束脯之入不贍而爲文日有聲所過從皆名士淑人拮据女紅治甘脆承舅歡佐經畧公讀而餘以給客醕不足則脫簪珥幾盡無愠色也時妣氏秉家政淑人嚴事之如姑妣亦愛之無幾微間甲子經畧公舉于鄉兄梧岡公爲郡公曹坐侵繫於理公願捐坊金贖伯氏而虎山公顧難之曰而不念而婦脫簪珥盡乎淑人聞之起對曰金與兄孰重伯氏竟以是得出而親黨嘖嘖稱經畧公友于歸賢淑人云乙丑經畧公成進士念虎山公請假歸踰年應謁選人復不忍離奉而北忽梧岡公卒于家虎山公不勝西河之慟至隕明服食起居微人扶掖之必躡而淑人相周旋益謹虎山公喜而語人曰俾予老人旣盲而視者吾媳也經畧公謁選得山西絳州守執掌刺州事無遑問室人而

淑人恣飭門以內清澄如水以是政成晉秋官郎行
壬申經畧公改戶科給事中尋轉禮而虎山公忽逝
公哀毀不勝喪淑人朝夕從之哭如哭姑而佐一切
含禭酬應亦如禮不以戚妨易服闋經畧公謁補仍
禮垣淑人以覃恩封孺人制詞比于羔羊采蘋之
詠殆無媿焉未幾經畧奉命視京營所條上邊事
與柄相左遂出守濟南郡經畧意慨然拂衣淑人慰
解之曰君薄濟南耶聞之海內政平訟理無歎息愁
恨之聲者惟良二千石也公於是夷然就道抵濟南
厲意郡事濟南大治而淑人恣飭門以內如居絳州
時公奏最爲天下第一淑人晉封恭人俄而經畧公
晉山西按察司副使嗣歷河南叅政山東按察使遷
江西右布政使轉福建左布政所至著績而淑人暫
憇於家逮拜開府三齊之命仍偕行經畧公風厲
文武吏撫循百姓牧豎嬉於野士卒肅於伍東人安
利者累年歲淑人笑以語公曰君往者薄濟南而乃
今見休盡東土也壬辰召公入爲大理公語淑人
曰吾一介貧士躋位九列不負而翁冰鑑願足矣其

偕鹿門隱乎淑人額之方草乞身疏而會倭陷朝鮮
京師戒嚴中外震動廷議經畧難其人朝臣左顧
右盼無敢前者共相推轂公敦趨百端公奮然曰事
不避難臣之職也遂叱馭行由廷尉三遷爲少司馬
神廟獨倚注公授鉞東征語具經畧狀中淑人卽以
是冬季月還抵家朝夕焚香祝禱曰婦人不能執干
戈以衛社稷仗佛之慈願夫君功成報主耳癸
巳破平壤露布聞而淑人喜可知也甲午經畧公振
旅還朝議且虛中樞席以待而會與當事者論左

亟欲賦遂初淑人亦遣次公之京語公曰功成名遂
身退其時也願無忘壬辰之志公遂拂衣歸絕口不
譚東事日與二三門人故舊嘯咏講論不輟淑人庀
酒漿鮮肥之供不告壘恥而公宴然林泉之適若物
外人也時率長公從雲棲師法席證無生之旨作流
水長者因而淑人齋居事佛亦時時歡喜助之人稱
淑人非惟貴匹亦道侶也是歲經畧公以三品考滿
贈三代如制母是以封淑人歲餘神廟念經畧公
勞苦功高晉都察院右都御史與世廕壬寅長公以

謁選入都長公生無媚骨居歲餘垂橐無能行媚卽
故交在事者秦越視之竟寢不行淑人以手書招之
曰盍歸乎來命也姑俟之長公趣歸越三年而經畧
公辭世淑人哭之哀長公以訃聞 神廟下其疏吏
禮二部議所以恤勞臣司勳朱公某條議如例幾得
請而會有故爲公撫東時屬吏脩郤者忽從它曹郎
出糾叅疏至再長公亦疏辯者三三得 旨報可而
叅疏畱中不下然事亦竟寢長公時對人揮涕言先
經畧手奪六千里殘破之屬國歸之 朝廷以視今
之遼山遼水覆軍殺將殘兵耗餉而不可收功罪如
何哉而孤獨不能白父功承 主恩稱人乎遂絕意
仕進與次公奉淑人膝下茹蔬甘于鼎食衣布榮于
錦綺淑人顧而樂之亦融融如也而奈何其奄然逝
耶臨歿無它語惓惓以白經畧功爲囑已而起坐盥
手喃喃稱西方號而瞑嗟乎淑人之所種者深矣蓋
淑人生平孝慈豈惟事姑若舅生死盡志其母沈疴
人病而湯藥歿而喪葬身任之期無憾親屬若女兄
弟若兄若兄之子若孫眷焉矜恤推而之里嫗以迨

臧獲勿忍遺也生平儉素諸子孫婦不敢以華腴見至施予作善事老而彌篤饑者食寒者衣病者藥僵者棺無虛月冬之湯夏之水無虛歲而飯僧以千計治津梁道路以十百計活魚鳥以百萬計不可勝紀也趾不踰戶而明達曉事人莫能欺佐經畧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內政井井而出處大事公每與折衷尤婦人所難矣長公又稱淑人精誠通天人之應當長公在襁中偶爲被所蒙咽不能出聲幾殆淑人方理絃忽聞空中有語以兒急者趣視之乃解乙丑經畧公上公車得寒疾幾不得入闈淑人聞之爲日夜哀禱而經畧公於病中恍見天神有捉刀斬魔者驚悸汗下病遂已居京師嘗念其母南向涕淚卜之神得筮有直待錦衣公子至語初不解所謂已而淑人以虎山公喪歸踰年值母病歿得竭力大事語始驗其精應往往如是故淑人信心脩持皈依淨業垂五十年一日也然則淑人自女而婦而母而王母淳備聖善非它尋常閨闈之秀可比倫者以經畧公之勲勒諸旂常而有淑人之賢載之彤管耦德媲美昭垂

百世不亦宜乎淑人生於嘉靖丁酉六月三十日歿於萬曆辛亥七月初四日得年七十有五長公某將以其年月日祔經畧公葬于某山之陽 國有常典褒恤勞臣以及淑人幾幾望焉子孫婚嫁不具詳詳在經畧公志爰系以銘

銘曰惟臣從王內安外攘勲名孔揚惟婦從夫爾恭爾淑相得而章生慧以莊長壽且康逝也吉祥 帝念勞臣或薦之俎載錫之壤一德合體于焉偕饗于焉偕藏坤厚無疆慶延世世子孫其昌

卷終

寓林集卷之十六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神道碑

大明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光祿大夫清簡孫公
神道碑

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吏部尚書餘姚孫公引疾十疏乞休 天子憐其意知不可奪俾乘傳暫歸明年七月夢明年某月某日子原任刑部主事謫朝陽縣典史如法太學生今刑部員外郎如洵葬公郡北郭梅

山下訃聞天子若曰嗟是惟予執法守正之臣歷
事我皇祖皇考弼予一人遂掌邦治黜陟群吏
在位咸肅非避遠不義一德不懈不及此其以清簡
易名其贈官太子太保其亟遣官錫祭與葬其廕一
子入太學四十七年子如洵刑部主事秩滿進光祿
大夫又三年爲今上天啓二年去公之葬已二十
有七年矣而墓隧之碑未有銘蓋其慎也如洵持公
弟大司馬公狀以屬同鄉後進黃汝亨汝亨懼不稱
又不敢辭謹按公諱鑰字文中其先富春人後徙餘
姚子孫因家焉孫氏自五代歷宋迄明官位道術代
有聞正德末年忠烈公燧以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罵
賊歿子孫益顯融名世而季子陞以南京禮部尚書
賜謚文恪其配贈夫人韓氏實生公公年十九中順
天府鄉試四試禮部不第發憤下帷夜不就牀丙辰
成進士授兵部武庫司主事時嘉靖三十五年也明
年提督武學嚴立條教巳典會舉一遵令甲視文義
去取不以權家子假借公所不可尚書不能奪三十
八年遷職方員外郎明年尚書楊襄毅公自邊鎮入

掌部事聞公志操甚推心焉楊公恢奇多權略而公專在守法公卿交重之丁文恪公憂廬墓三年服闋起補原職楊公猶在部相見甚驩委任彌切改武選郎中是時上臨御久有意神僊羽化之術齋居決事不視朝於是闔尹方士輩乘間關說而上意益嚮之又益厲威嚴言事者類蹈不測朝士搖手相戒公慨然曰明主可爲忠言我不能持祿保妻子決矣乃上疏極言時事至引秦始宋徽趙高林靈素等爲戒又盡發左右諸不法時少師徐文貞公當國素知公聞之愕曰此大事譴責不小奈何而中人亦憚

上宥察恐敗露格不令達公憤懣引疾乞歸後二年瓊山海忠介公遂極論宮闈專攻上身上身下獄濱

歿名聞天下實踵公意也隆慶改元召復先朝諸直臣公起南京文選郎中時南署尚風節每事多屹屹與尚書牴公持平焉三年擢南尚寶卿五年奏績來京少師高文襄公方以內閣掌吏部欲畱之謂公曰君家在北身乃南耶公不應明年遷南鴻臚寺卿萬曆三年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遷右通政明年

晉光祿寺卿又明年江陵相父歿不歸 詔奪情畱
輔政言者皆杖 闕下或戍塞垣又以彗星故大計
群吏作威公不忍見此事復引疾歸十二年丁繼母
楊夫人憂十四年服闋時江陵相亦歿召補原職在
光祿前後各一載樽節綜覈減省鉅萬明年遷大理
寺卿評駁中情獄以不寃時御史大夫有疏擅更律
例數條下三法司議司寇將從之公執不可 上是
大理議又明年遷刑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尋改吏部
十八年遷南京吏部尚書後二年改南京兵部尚書
參贊機務未幾代陸莊簡公爲冢宰時年六十八矣
公竊自惟念幸荷 聖明簡注特拔擢在此位又自
忠烈以來世受 國恩靡有報今乃一得當大任苟
不能進賢退不肖以共襄萬曆休明之治老臣歿不
瞑且無以見先臣地下於是悉謝一切請託雖政府
間有囑亦不用然當弘治時吏部推舉慮與內閣齟
齟間令選郎關說至嘉靖末分宐大鬻爵始暗攬其
柄及江陵當國吏部益失職涉大事尚書或自往卽
平湖陸公極力整部體亦不能改至公到部惟慶慰

事一往還餘絕不往閣權較前頓損諸公俱不快時
三相太倉公歸省蘭溪公唯唯無芒角而新建張公
積不能平乃上疏以定國是振紀綱爲說謂凡大事
與會推諸大臣宐下諸司會議類奏候上裁意在
攬部權也公按令甲議覆持不可而刑科史給事孟
麟亦抗疏駁之其大略以爲太祖罷中書省以六
部分庶務恐其專也然職掌既定又恐其事不專蓋
一官任一事卽專不爲害不效罪有歸今大學士張
欲以一部之權分而散之諸司以諸司之權合而收

之禁密旨由閣票萬一有私意奸其間者內托
上意外誣廷臣誰執其咎於是張公益憤恨公屹不
動一意黜私秉公廣咨人倫登用真才爲國家而
已明年會大計京朝官諸小人在位者惴惴不自保
爭作飛語以相鼓扇而太倉相適至去察期僅十餘
日扇者益橫正論幾搖而公持之愈堅考功郎中趙
公南星又錚錚自勵以故一時釐刷凡大奸慝及政
府私人爲世所指名者無一得免士論稱快政府咸
不樂而臺諫有欲爲私人地者旣不得請亦以懟考

功而又欲自効以結于政府相與私語曰今年拾遺拾吏部他不足問然是時公甥某在吏部實有繁言計公念之必無動則以爲議端而公甥業已謫無可指於是仍掇前語以引虞淳熙入吏部爲私復及主事袁黃郎中楊于庭然虞本清脩士公雅重之而楊方戮力西夏事平當錄功惟袁稍稍掛物議公乃於虞楊議留袁議降 詔下如公議內閣心益憤于是劉給事道隆上疏爭之而專權結黨之 旨下矣令

回奏公上疏具言淳熙臣鄉人安貧好學非有先容之助于庭任西事有功尚書石星亦言之臣不忍以功爲罪且旣命議覆自有異同惟各出本心求歸於當若知其無罪忽以科道之言而去之昧心以欺

君臣不能爲亦非 勅下議覆之意也疏上 嚴旨

謂回奏不伏罪明是專權堂上官奪俸三月考功降三級調外任用淳熙等三人俱閑住公于是上疏求去 上不允公謂身去無煩多言顧權黨之說不可令遺患將來乃復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國家之禍莫烈於結黨夫權者人主之操柄人臣所司

謂之職掌吏部以用人爲職進退去留屬焉然必請
旨而後行則所謂權者固有在非可得專也今以留
二庶僚爲專權則無往非專矣以留二京職爲結黨
則無往非黨矣昔之專權結黨者往往有之然不在
銓曹誠使自臣而始臣之大懼也又使引嫌畏縮銓
曹之輕自臣而始亦大罪也臣任使不效徒潔身而
去俾專權結黨之說終不明於世將來者且以臣爲
口實又大罪也臣憂結於中不忍默默伏望特加省
察并賜骸骨於是左都御史李世達復疏救南星并
言留淳熙等非私 詔譙讓南星及淳熙等俱削籍
去而僉都王汝訓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郎中于
孔兼員外郎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陞賈巖助教
薛敷教俱論救郎中何喬遠主事洪啓睿復同疏爭
大都責備政府諸公傷和衷體國之誼而公是益皎
然矣公以不得其職稱病堅乞歸 溫旨屢頒又遣
中官奉養羊上尊慰焉疏凡十上始得請而同邑陳
恭介自南吏部來代公亦以清梗不合罷去自是之
後選郎屢獲罪或一司盡逐會推類奏竟如張公意

諸署郎咸無固志部體益輕矣昔范希文坐丞相呂公貶呂公亦罷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希文者皆指爲黨貶逐畧盡及呂公復相希文亦召用二公驩然戮力天下士雖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嗚呼呂公且然而又况不能爲呂公者乎此世道之憂深識者以爲古今一轍也公自少勤於學問讀書必以身自驗遇有合則奮迅喜躍爲人誠篤深厚行動與禮俱性尤孝謹與人交平恕無苛求淡然若水雖正人君子不強求暱默相信服而已惟疾惡稍峻嘗言善惡兩途如魚脊然不善則惡不兩立聞子弟小善必喜居官善政更大喜公雖世家子儉素自養居官務守職不好興事惟勤訪故事求吏蹟公每言人臣出身事主宐謹疾愛精力無使不耐煩劇公外簡內辨難進而易退自郎署至尚書凡三乞身其毅然不可奪類如此配錢氏累封一品太夫人侍御史應揚之女生二男一女女適太學生同邑管可成如法以建言謫潮陽至死贈光祿寺少卿如洵篤孝乞終養母登朝未艾行復厥始

公兄弟四人惟少弟鑲以諸生早夭其三人爲南京
禮部侍郎鋌太僕寺卿綜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
鑛皆相繼取甲科高第與父文恪及公同朝分列華
要而從子如游今復以禮部尚書登閣學士大夫皆
以孫氏世家爲榮而又相與嘆息忠烈公忠臣之報
與國無極汝亨不揆淺陋輒勒之碑而系以銘以質
來裔銘曰

皇運駢駢篤生偉人有儒則醇有材則真如姚江孫
忠孝垂聲纘有家卿翊贊隆平蒞官服勤歷武與文
筮仕涇涇迄典銓衡計吏明廷職在統均剔剔奸貞
不避狷狷城社是憑披根引繩孰秉國成而犄之爭
卒以法伸身退名振不墮典型匪臣之能衆正彙升
受福王明直躬者三恬夷反耕樂賁丘園素風以敦
帝鑒其誠美謚膺榮備著家乘後昆是仍不騫不崩
考信斯銘

墓表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定申公墓

表

萬曆四十二年秋少師申公年八十遣廷臣問里第
竟以訃聞 上震悼良久若曰是朕舊學之臣宐贈
太師是輔朕十有四載惠博而化天下安于覆盂宐
謚文定明年七月五日 賜葬吳郡吳山之原而公
子太僕君用懋孝廉君用嘉屬表公墓伏念公勳猷
忠藎施在社稷副在史冊載在家乘碑在諸鉅公汝
亨名位卑下文采無足數何足闡揚公萬一又復念
公起侍從歷事 三朝入踐揆地當重臣自擯之日
前跋後蹙委蛇匡救已而破觚解網與天下更始從
容以仁義佐 天子大小臣工若脫攫噬而與麀鳳
同游走元元樂生歌詠康衢論者羨公爲太平宰相
而不知公所以調護羽翼計安中外之苦心蓋有公
知之 聖天子知之而好名喜事之徒有不可以蠡
測者夫表以表鉅亦以表微小子亨又何敢讓焉公
諱時行字汝默吳郡吳人曾祖諱周祖諱乾父諱士
章皆贈特進左柱國少師曾祖妣徐氏祖妣陸氏妣
王氏皆贈一品夫人繼母黃氏配吳氏皆封一品夫

人嘉靖辛酉以書經魁第三人壬戌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卽隱然以天下已任每朝罷則閉戶搜討以故盡知古昔沿革及先朝故事癸亥丁祖憂丙寅服闋隆慶元年除原官明年分校禮闈明年掌文官 誥勅訓辭爾雅得制誥體明年典順天試明年復分校禮闈公修撰十年不得調至是始晉左中允直經筵日講秋都試蹶張材官壬午進諭德副總裁世廟實錄兼視府院坊局事 穆宗皇帝崩詔誥箋表半出公手明年今 天子卽位晉庶子仍充講官

每引證古今政治得失蘄有所感悟 上亦歛容受之自是直日講者迄大拜明年進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理清黃積弊盡祛丙子以詹事充會典副總裁凡十有二載成燦然明備明年同蒲州張文毅公主會試前後所品第文武士多碩儒寶臣相繼取將相及文章名世者尋晉禮部右侍郎 穆廟實錄成加兼太子賓客改吏部是年江陵奪情事起一時以直諫廷杖者五人趙公用賢沈公思考鄒公元標俱公所進士而吳公中行爲同年公不勝憤拉王文肅公詣

江陵力解持益急乃夜從錦衣帥楊公謀五人得不
死明年戊寅春今上卽位六年詔增輔臣以公侍
講幄久特遷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機務三吳淫
潦民饑公移書撫按趣其早勘報蠲租減派三吳獲
安明年召對文華殿問宗人宸涼等六百人互訐擅
婚事公奏引嘉靖二十八年條列旣布而犯者爲斷
稱旨以三品考滿晉禮部尚書予廕胄監是歲三
吳復災公條上急務得復安明年庚辰主會試得人
尤盛已而讀廷試卷江陵屬其子鼎甲公佯不省置
二甲江陵慙徑從大璫改第一時江南北並災淮揚
尤甚公知彼中所苦班軍班價奏免四分之一明年
江南復災公知蠲賑不可得乃風撫臣以改折漕糧
請從中下其事明年三月江陵病冢宰王國光率諸
曹爲設醮祈禱者再公獨持不可亾何江陵沒而親
信用事者尚盤據與馮璫相表裏時蒲州爲政欲草
薙禽獮之公曰肅殺之後應有陽春吹索不已恐反
失天下心蒲州默然會八月皇長子生上兩宮
徽號喜曰是可以爲名悉反苛政遂擬旨一切以寬

大行之先是江陵病革公上問孰可代者馮保屬薦前尚書潘晟位公上而逼蒲州及晟論罷保大怒曰執政無我嗾御史劾罷陽城太宰侵蒲州公曰事迫矣乃具發保客徐爵等表裏奸利狀上震怒立諭公擬旨下爵詔獄論死謫保奉御南京由是蒲州得無恙公亦以覃恩故進少保予廕中書明年蒲州宅憂而公爲元輔于是首薦許文穆公同輔政還吳中行趙用賢翰職擢鄒元標給事中外諸臣以言得罪及以寃見抑者次第登用士論快焉七月中旨以田司禮玉提督太和兼分守湖廣行都司等處公訝曰此開鎮守之漸爭不可八月議減東南織造三分之一時御史有請京察者公奏邇奉天威群邪斥逐殆盡不宜再舉驚人心是時治江陵獄者過當子敬修雉經死公言舊輔母八旬饑寒可憫子孫死亾相繼惟聖主哀憐于是詔畱田千畝贍其母而株連告奸之獄少衰時復有議復遼府者公謂江陵之橫自足破家遼庶所犯自足亾國何得藉口相解擬旨罷之論者謂公得大體云雲南獻俘禮成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廕錦衣世襲公力辭
改廕尚寶丞後政府以軍功辭世廕自公始乙酉余
文敏公沒閣臣缺公又薦太倉王公錫爵山陰王公
家屏朝埜相賀夏亢旱公引咎奏漢策免三公故事
不許遂力請錄言官得臯者減袍服停新樣磁器蠲
租稅慎刑獄數事又勸 上罪已省躬 上大感悟
布袍蔬食日戊午昧爽從 大明門却輦步禱南郊
已下 詔切責有司不能拊循元元父老扶杖往聽
有泣下者 上勞苦公值一品考滿 特賜銀幣羊
酒茶飯加特進光祿大夫予廕中書舍人 賜宴禮
部不獲辭時 上命內豎勝兵者二千人禁地行操
演法公憂之具 疏極諫不報乃傳語司禮大璫曰
此事屬內廷諸人櫬甲露刃未明而入設奸人闌入
奈何諸大璫色動亟奏 上如公言遂止公潛移默
奪消宮禁隱憂皆此類公又見吏治窳惰賄賂成風
乃疏請降 旨申飭自臣等閣部大臣始 上褒荅
手勅嚴行之秋奉 命視大峪山或謂大峪非吉壤
請公私庇前尚書徐學謨公一一疏辨 上洞悉其

誣車駕親臨閱壽宮遂定 特賜公朱鞶玉帶一圍羅衣一襲是日 上以重九令節駐飲鞏華城樓丙夜不休公懼遂開遊幸端叩闈者再力請回鑿其遠慮防漸類如此明年丙戌 皇長子生五齡矣而冊立未定公獨切隱憂乃約同官于元旦合辭請上以嬰弱爲解公復證 英宗 武宗爲太子時年歲已過期且宮中一受冊文華一受箋亦不甚勞上報旨頗溫而廷臣妄有窺測欲捷得之語過聽衆議紛起 上由此浸不能堪意亦侵尋矣二月陰霍

四塞公應詔陳言四事皆救時急務而歸之詔令不信議論不一 上覽疏稱善時宗人越訴者踵至公奏宗人事情宐以親王奏報爲據乃輒先陳訐非法因言國家大紀綱有四親王轄宗人將軍轄甲士有司轄百姓提學官轄生員若人人競起大亂之道也上深以爲然 上覽 世廟御札有各撫按進到助工銀兩傳示舉行公力言今撫按贓贖解部有定額罷之便又奏言頻年水旱因仍災傷重大宐勅所司緩催徵設法賑濟申嚴保甲法以銷亂萌且請發臨

德二倉餘米借支太僕馬價銀四十萬而又以四事責成撫按官令每月一奏報 上稱善命中書官傳寫頒示丁亥正月公語同官曰冊立久未定奈何今以 建儲封藩並舉請宐聽乃引 高皇帝詔旨及累祖故事爲言不報公又念久輟 朝講恐沿爲例疏言 太祖年七十餘猶進講經史 皇祖臨御四十五年經筵未嘗停 上報曰朕知之明年二月遂御經筵論唐太宗魏徵君臣得失甚悉公隨檢閣中掌故得 高皇帝御筆詩文勅諭七十六管裝潢進呈 上欣然嘉納當是時國本未固厰璫張鯨潛畜異謀公嘗語王文肅公此禍本不決去何以効羽翼密揭者再外廷不知也先是山陰王公以憂去三年喪畢公極陳家屏惠器宏雅學識深醇宐及時名用凡再三揭請報可公喜動眉睫巳丑亢旱民饑盜起南都軍糧失額相與鼓噪公深以爲憂請南京部科通閱見在倉庾足支幾年各處災傷亦宐速賑 上上名然之出帑金百萬所全活億萬計庚寅元旦 上召見毓德宮手示評事維于仁疏怒甚欲重有行遣公

以疏繳御前者三反覆釋解 上色漸和因命 皇
長子出見手擁示公公再拜賀 上亦喜是時璫鯨
以奸利敗令公跪責之公出謂同官時不可失次日
合辭請旬日復以豫教請夏四月復與同官申前請
前後數萬言 上令候旨行公喜又謂同官 上意
亾他第不欲自臣下發之耳于是相戒毋瀆擾而八
月火酋之事起火酋者套虜也殺略洮河保塞番入
莽河川爲沿邊患廷議紛紛欲盡罷東西欵決戰公
謂大酋順義王等方欵貢犯順者獨火酋耳奈何以
一部疑諸部奈何以一邊壞九邊于是但請尚書鄭
洛往經略移檄責順義東歸所誅者火酋而已當是
時談西事者蠶起公悉其妄庸盡束高閣談者遂交
章劾公疏辯者六乞去者五 上手詔慰公曰朝廷
任賢不專大臣任事不勇政體先紊邊境何由而安
又曰孔子至聖尚有麤裘之誦卿豈不聞又曰軍國
大計須卿主持若冊建元良亦須卿等決策鴻臚宣
中使齎項背相望者旬日同官聞而忌之意必伸朝
論以蹙公公去志已決第恐邊臣苟且塞責貽 明

主異日憂乃勉出視事而具疏申明邊計纒纒萬餘言且請集九卿廷議之吏部尚書陸光祖等奏元輔議是於是衆息而大虜回巢火酋遠遁兩川肅清衆番奉約卒如公策上深嘉公功知公勞謙不以爲名乃以明年累朝訓錄成特晉公一階秩太師并賜銀百兩彩段六表裏歲加祿米百石諭勿辭公章三上不允乃力辭晉秩當是時公一品九年矣具疏乞休不允特勅進太傅支伯爵俸賜勅宴禮部廕尚寶丞別賜寶鈔珍菓公拜別賜餘懇辭甚至上重違

公意復手勅賜公銀二百兩青紅蟒衣各一襲彩段四表裏戒勿再辭 溫旨慰荅凡九所爲褒美備至

而忌公者日益衆于是南御史李用中等連疏擊公公去志彌決凡二十七疏乞歸 上至親灑宸翰慰

諭有伊尹在山桀不忘君民之語且命冢宰率九卿趣公視事而忌公者益惴惴相與深爪出目跳號無已會許文穆公言冊立忤 旨令致仕公乃乞同去以謝言者 上度不可挽遣官乘傳護送復賜銀鈔蟒衣以寵其行時萬曆十九年也公春秋五十有七

矣又三年皇長子出閣又十年冊立禮成公喜極表賀上亦念公甚特賜上尊肥豜白鏹文幣勅公曰卿前屢揭勸朕冊立但因激沮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當是時公羽翼之忠暴于天下後以皇孫覃慶及公八十連膺存問乃甲寅七月十九日使者入吳而公已化爲星辰矣嗚呼公坦夷正直不屑爲機智不立恩怨有含忍之量而遇事持正屹然如山延攬天下才賢士孜孜薦用惟恐不及言官有忤必曲爲救解甚至五易票三具揭而天威始霽公故廣大多縱舍而獨于貪官傲吏亂卒強宗數數請上旨嚴督曰吾不敢隳紀綱遵養時亂公見事能徹底裏於國家要務無不練習尤畱心邊事恒言二輔以西六詔以南每日往來吾胷中以故飛書萬里外懸中要領邊臣驚以爲神公少失怙恃事繼母黃太夫人最孝至老彌篤祖少育于外兄徐氏從其姓及公貴奏改然撫徐氏族如同宗公恭儉天植自少師致政歸於微時長老相去

來猶執隅坐禮雖下客亦同飯室無奇珍几閣唯圖書數卷而已公既休休有容諸人覘公無害故敢攻公以求名至其末路譎訾四起婢女詬誶靡復士君子之風矣公怡然處之不較也曰功成名遂身退吾道當如是嗚呼公真所謂大人達觀者矣公神氣靜澹垂老彌至自應接羣動及去就生歿之際灑然無凝滯于曾懷惟是爲社稷報君父一念彌留不懈而時猶有疑之訾之者何也嘗試論之公立朝時海內責望公者甚備公亦若缺然不獲展其意然自公歸廿餘年以來天下名賢傑士起用田間者幾人言官以言獲罪而卒從中寬解者幾人稅璫四出橫不可禁而能如公罷內操去提督事權而帖然用命者幾人方洮河始議滿朝羣少年人人戲兵使公少懾懼依違其際或不勝恟忿以去付西事于他手一旦下令邊將罷款決戰未幾而朝鮮劔未幾而寧夏畔左支右闕相倚互煽疆場之禍不知所終矣卽如蚤建元良定國本廷臣固多同心公實先白發其端元旦名對 天子欣然無忤如家人父子徒爲盈廷嘒嘒

所激侵尋者十五六年而求全者反咎公無回天之
力豈通論也哉嗚呼非 天子追定策功煌煌 天
語報公于垂老公雖備要隆典生榮歿哀忠魂不瞑
于地下矣昔蘇軾奉詔碑司馬光神道以端明殿學
士范鎮爲之銘遂不復詳而特論其大槩小子汝亨
亦竊附斯義又以太僕兄弟之交辱公知僭表公墓
以寫西州之慟以質天下後世或無媿焉

吳伯實先生墓表

予少失兄弟每讀詩至杖杜之什求比于行之人而
不得爲廢卷掩泣見人怡怡相友于輒心豔之則莫
如鄣郡吳仲虛氏予與仲虛稱石交十餘年所時時
聞其伯兄篤茂賢長者仲虛以有賢兄嗜書脩文有
餘適衍如也頃予從長安還晤仲虛顏色慘黯若重
有傷者執手訊之則仲虛泫然泣數行下曰傷乎伯
兄亾矣吾乃今知昔之有兄而今之無兄也余自先
君子見背二十餘禩未嘗析箸貲產與共善敗憂喜
與共一墳一篋母相貳迨今而若痿癘者枯其半而
乃知無兄者痛也傷乎余忍竟亾吾兄哉卜葬在蓀

山之原銘而葬諸幽者業已乞大司成馮公七尺之石褒然而表諸松楸之間者以屬吾子出所手次伯兄狀示予予覽之爲相對欷歔嘆曰人固不可以無弟輒不辭而表之伯兄者諱繼美別號省吾伯實其字也世高其諡稱吳伯實先生吳之先自唐御史少微公始廿傳而爲宋文肅公倣又十傳爲寧庵公孟昆孟昆生鯉墩公祿祿生洽爲龍泉公官鴻臚丞是生伯實龍泉公元配黃孺人數舉女亾男遂貯武唐張氏姬而伯實生黃孺人子之如巳出後八年而黃孺人舉仲虛矣仲豐頤白皙而伯實體尪弱或憂之鯉墩公獨曰若輩皮相耳是兒骨稜而神腴若松姿栢幹何憂也伯實生而凝沉無他弄承大父母父母唯諾惟謹大父母沒哀傷倍諸孤人稱之弱冠游南雍南雍士人人暱就之謂吳郎長者及歸有室益務爲醇謹不以智能先人龍泉公負雄心又督諸子嚴伯實凜凜趨膝下毫無所見長龍泉公亦謂是兒僅僅能爲恭已耳無他長至侍黃孺人病且沒檢水量藥與哭泣喪葬動如禮而乃知伯實之能爲子也慨

然屬曰吾知若沈而仲穎吾計然之書以委若而鄒魯之書以委仲吾復何虞哉頃之龍泉公歿伯實痛毀不欲生而又懼隕墜龍泉公訓損仲氏之智諸宗姍交游咸目攝伯實作何狀伯實又自以未嘗學問舉事設不厭人人且窺吾後于是拭淚起精心爲飭其事日酬對譚論當諸客若甚暇以整夜或怔營較計至達旦不寐分理諸生產作業在武林諸郡者若而人僮僕十餘輩奉籌算不敢錙銖相賣顧實無所苛細二三家監能託重者務厚遇之人人願致其歡愛助爲理而滑者亦相誠母匿自是龍泉公之業日起而仲虛獲操染觚翰覽諸子百家之書聲于柝林不復以生計爲煩然伯實絕不以是自能而加人或有所忮汰于俗食不厭麤衣不厭故曰令後人師吾儉遇長老尊行恂恂退讓言不出諸口卽少年子弟輩亦輯顏好語相勸勉至委巷間鄙談人或掩耳爭避去咸含納之若爲弗聞也者于于徐徐有以自牧泊如也乃遇有義事與可哀可矜之人又不能閉戶自嗇與之無情寒者予衣饑者予食喪者予槨予賻

嬰兒有棄之中野者令無子者收之計歲月予之粟有迹奴見捕幾從溪下溺爲捐金贖之諸所爲德多類此所繕葺諸玄宮梵宇道路津梁以百計而終不使標榜以有其聲嘗曰多積厚藏之家出少有餘以贍窮困事至鮮薄也而或者假是以爲名高吾恥之人以是益多伯實能陰行德云伯實卽游于成均乎聲華仕進一切不爲動諸貴倨客強之見不見日從故人索之林園泉石間爲談讌一室杯酒棋局歡相屬也郡邑大夫之庭不有所迫不輕一側足祝侯令休寧五年無能致伯實迨晉留垣去而乃致伯實書曰五載邑屋其不以公事見者如林獨足下介然秉子羽之節嗟乎此可以知伯實矣伯實生平斤斤自引繩墨蓋晚而佞佛偕仲虛禮普陀築蓀谷精舍延石公爲方外交爲別墅不先侈亭池臺榭觀而先大士閣妙好莊嚴持六齋五戒無軼似夙有善因非浮慕清淨名而乞福田利益者比也素謹疾差善飲過多會兩子皆機警可望大就相繼夭胸懷鬱鬱多塊磊皆以酒澆之諸知交親昵以無所可解亦多強伯

實以酒不復爲節遂得嘔血疾綿延五六年又以哭
季父藻溪翁而劇頃復以庸醫誤投藥七屢起屢蹶
以至乎不救會仲虛試南都念其兄甚匍匐趣日夜
歸已長逝二日矣此仲虛所慘黯重爲傷而泫然雨
泣也沒之日爲萬曆丁酉十一月得年僅五十有三
嗚呼天之報施長者何如哉以予所覩世人挾巨貲
謾錢愚者不少若而人間或蟻附公卿大夫託長卿
貲郎博一官又或慕俠烈聲爲馮舍人市義能揮霍
千萬金使所踈親而不能不色見于簞豆以次且骨
肉間疇有進不營利退不營名于義無疎于俗無親
雍雍穆穆脩人倫之樂賁于丘園如伯實者其人與
骨焉可朽也予故表而揭之曰明太學伯實吳先生
之墓非特以示吳之孫子且令過者式焉他生年子
女婚嫁具馮司成誌中不具載

聶母黃孺人墓表

古稱子產衆人之母也余於聶侯純中治錢唐亦云
禮不忘本始衆母之母又焉可沒也則吾聞諸聶母
黃孺人按誌黃于清江禾溪稱名族嘉靖庚子臘月

朔實舉孺人孺人生有異徵性端慧不類凡女黃太公爲擇端士而耦焉以嬪贈君聶少源公時少源公兩尊人治家嚴肅於朝典意多否而少可孺人居恒先迎之朝省昏定歲時烝嘗客至治酒漿以需惟謹兩尊人心宐之家食指盈百而羨一切米鹽瑣屑少源公弗耐也孺人筦鑰度支斬斬以辦伯仲叔姒俗苦不相下孺人婉轉其間閱三十年無諍語雍如也澣衣糲食纖嗇自奉曰吾以儉爲師至兩子奮起于學爲之延名師束脯餼廩則又曰此不可儉也比少源公病病且十年孺人伺食飲藥餌衣不解帶臥不貼席者亦十年無倦色而公病卒不起家稍落純中有遠心負笈出游困資斧則孺人拮据織紝佐之純中猶記爲童子時自塾歸必問日讀書幾何令朗誦一再過稍倦則厲機杼聲鼓之達子夜弗休於是兩子俱有樹純中學成日可見之行而孺人以勞瘁不勝棄柁棹去矣時萬曆庚寅冬十月三之日也得年僅五十有一嗟乎天可問哉然孺人旣以施其賢聲不減古和丸截髮風而純中起家進士令吾邑惠遺

無窮比于衆人之母日有譽命新鴻茂之烈則孺人所以食報來茲俱無窮也語云是穫是菘必有豐年豈必其生享之以與窖粟植涑者之流同日語哉予故以純中知母書七尺之石而表其墓曰明賢母黃孺人之墓孺人他細行及世系子女婚嫁具志中

中憲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朱公墓表

海昌惺復朱公從建昌守擢廣西按察司副使未之官卒里門公弟某手次公懿行乞某公銘其墓而命公之子昌祉衰經造予屬以表予猶記辛卯夏爲諸

生時督學公以誦臥碑條教見困兩人相睨笑未幾卽同舉于鄉出今宮詹翁公門壬辰公先第進士亾何則予從鍾陵令以儀曹徵入而公甫來守建武相盤桓建武之中洲竹林間甚適泊予居長安則公有粵西憲副擢俄而報公歿矣予與公跡迹而知親則何忍沒公行故不辭而表之按狀公諱與翹字楚伯別號惺復家世花園居人稱花園朱氏云朱之先自朝奉大夫士元公始九傳而爲竹西公鵠鵠無子子兄秋涯公鵬之子爲復林公一鄉累贈中憲大夫江

西建昌府知府配贈恭人祝氏是生公公生而醇懿
年少善屬文十四應有司試會蒐諸生遺才時卽以
遺才命題公捉筆立就語輒雋有司奇之旋試學使
者松坡畢公稱高才生年十五丁贈中憲公艱支牀
骨立祭葬惟禮遵恭人之訓斤斤繩墨無隕問自是
屢試必冠其儕偶廩于學宮聲藉甚後生問易者趾
錯于戶人稱朱氏易花園之席幾河汾焉乙酉丁祝
恭人艱其銜哀立骨遵禮如初歲辛卯舉于鄉壬辰
成進士授直隸江陰令江陰濱江連海俗繁侈難治
然公性醇無異爲諸生一以清惠治之初之官尚括
橐中餘裝自給亾論他膏潤無染卽胥史函所應有
俸薪上公面猶赭若爲不屑受也者蔬米廉值不擾
市一錢民有過煦煦提誨之堂無笞掠聲百姓比于
慈母而苛者少之調河南長葛公笑曰官易地吾不
易我務行清惠如治江陰時乃養民作士平交兌廣
賑恤彌盜賊招流亾卽才吏弗逮葛北土瘠而多曠
公導以南土桑麻之利葛遂爲上腴民樂其業戊戌
報政臺使者後先薦剡稱長葛朱令賢 上嘉之晉

階文林郎恩贈如制庚子遷南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累遷郎中人或謂公法曹也與令異令行慈法官行法公笑曰吾終不易我若不聞漢于公耶夫鷹搏鷲擊虎而冠者非我也爲郎署四年多所平反會江西建昌太守闕當事者謂盱江于江右稱沃美有憲廟之桐封在焉廉而約者非朱公不可于是屬公公被命往壹意廉平不苛如其爲令時然未嘗以寬廢一切所居益府王賢王吏民間亦有狐鼠爲奸公廉得其郡邑窟藪數十輩寘於法快服焉府帑故在堂之東偏相沿數失盜輒言有蛇胥曹因而爲蝨蝕公更置扁鑰之緡錢支給自藩俸諸王孫而下滑如胥徒細如狐貧侵蠹無筭公剔洗幾盡亦不爲淵魚察也郡人士能文者月有試學宮經閣與城社就頽蕪者公加意繕緝還舊觀而止宅毛舉髮數之事勿爲與民相休息吏抱牘進無所事而去灑然而已大都公始終依于醇謹而內行其理直指使者按部命傳建昌守事以進有曰寬于容衆而不寬于御衆嚴于持法而不嚴于行法蓋實錄也居三年奏最

授階中憲大夫累恩贈如制戊申擢今官去郡之日吏民遮道攀臥不得前公亦相向揮涕以行還里門纔十有一日而公奄然矣公得年纔六十有四嗟乎予竊按公狀覩公所行事自居鄉里起爲令及爲建昌守皆清和寬博長者也而惠不絀法亦未嘗無公孫僑之風令公得久臬藩樹屏宣之績豈惟粵西卽海內讓烈公卿可翹足俟而年止此功名以治郡終豈非天哉予故因某公請而爲之表其墓俾過者式焉其生歿年日子孫婚嫁具志中

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魏公墓表

余爲鍾陵令時以湯若士識西昌魏生辟疆曰廣國者名士也因獲接其父儀賓懷南公公故家東鄉往來鍾陵歲一再接美鬚髯能話言威儀棣棣余雅重之迨余去鍾陵辟疆以太學入京師來會問公無恙亾幾何公逝矣辟疆從京師奔還里復從西昌趨武林苴杖入伏地手述公生平五千餘言灑灑從血淚下而固以請曰以廣國之奇蹇生不及祿養歿不及視含歛以吾子夙昔繳惠一言表松楸間而庶幾不

朽先公余諗不能辭乃稍識其大者按狀魏之先新建杉林人代有顯者自杉林贅徙東鄉二世曰正輝者生太常公時雍雍少逢異人得丹書旁通太乙風角諸書避寧庶人匿山澤世廟物色得之特拜太常寺博士大見褒重則公父也太常公娶于徐舉三丈夫子其仲則公公諱廷臣字汝贊別號懷南以太常公號南溪志思也公幼而端默寡啼笑五歲弋陽輔國將軍竹隱公以第四女許婚是稱公配福山縣君十歲太常公歿而稱孤則日遶柩啼號不絕聲十二兆小漿源杖行二十五里哀感路人十三習制舉文而以爲朱邸甥去章句不學學爲詩十五駿駿能聲詩又習古書法竹隱公歿而畱邸中公念母徐孺人不置辭歸徐故難事數譙訶諸兒公長跼代杖婉轉惻愴意爲之愉十七之長安拜命冠帶歸二十一始就婚豫章入縣君之奉公故懶治生而勤事母氏縣君能執婦順壹恣公意所出入不問得少甘旨必函以貽姑而公益愉快所居省會其伯兄某公入試棘院數就食公諸文士酒客過從如雨公輒傾篋應

之一時內兄弟如芾斯貞吉皆名能詩與海內豪長者遊公喜讀書結客日益甚而貧自此始矣久之徐孺人病公憂甚從二百里外問醫偕縣君伺眠食手調藥餌以進卒不起公號痛一如童子喪父時踰年歸豫章以窘負人人亦多負公置不問諸戚黨貴顯歲時招尋問遺有加而公益貧矣于是倣陶朱計然之策隱而佯賈人游于三吳間凡三年賈不效貧益甚而伯仲二子相繼起蔚有文矣公不以貧故挫其志日爲延名師結勝友授典墳丘索之書躬自督課于是伯子逸宕淹雅才名日以橫而以堙鬱不第病肺歿公所以轉屬其仲子辟疆意彌切仲才藻不減伯氏當途諸名公所以遇仲亦無異伯氏辟疆乃獲以道里束脯之入奉娛公而公亦以有子故薄遊吳楚所過無不傾倒然仲以數見困場屋不利于其鄉交游輩爲具資勸之京師入成均友天下士至卽試六館高等所論交名碩指不勝屈司成沈仲潤深器重之公聞而喜曰兒如是卽不第無憾矣亾何公七十海內知交能文人咸有祝辭公欣然以爲千秋在

是精氣矯矯步行數十里不勸識者謂公宐百歲乃公竟以一疾不起而辟疆卽有才未得展布當世其孫奕世負雋異有父風冲舉可待可爲太息也已然公孝友天性生事二尊人極備至迢丘隴雨露之感涕泫泫數行下少兄伯氏五歲事之如父伯所欲輒推以予伯不靳季性稍褊公委蛇道之惟恐失和母徐孺人就葬形家云如此將利伯季而後仲公慨然曰一體母也何利害先後爲聞者大嘆服繩諸從子禮法甚嚴而愛惜成就等已子伯氏子光國季氏子充國後先成諸生試輒占第一人而光國登庚子鄉書今年第進士公獎進力居多焉辟疆又言公冠帶京邸時囊橐如洗拾遺金百金還所遺人脫姊婿王于獄王歿逆寡姊養之終其身他排解緩急人之訟不可縷指嗟乎假令公奮跡科名得行其志意又令以二子才蚤致身霄漢服膺公之義而建明國家其所施焉有量哉議者贊公壁立似相如結客似信陵爲德似太丘不虛耳予故述而表之公得年七十有二以縣君貴稱奉訓大夫宗人府儀賓其生年月日

子孫婚嫁具志中

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江君墓表

江君諱元禧字邦申別號崧生從余遊有年蓋天下風雅挺達之士也以大父司馬公平播功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而抱遠志乞假歸里亾何病歿得年三十有五痛哉才士之無年也顧其著作佗氣諛頡頏古人有不與年俱往者其子長旣從吾友韓求仲太史乞志其墓而銘諸幽矣乃以表屬余余知邦申深安忍辭邦申生而清警體貌不踰中人而眉秀目炯志氣矯矯筆舌俱俊時人罕其倫父忠所公母沈恭人有六子而邦申爲之長四歲失恃撫於曾祖母李太室人而從司馬公歷宦遊讀書自其少時卽有解世業春秋輒能疑康侯氏言文深而多拘未盡合義已而旁及他經說詩能解疑說易能研卦爻象辭有如專門年十八以春秋補邑博士弟子員從司馬公戒弗輕應舉子試其意固欲身致青雲而會司馬公物朝廷叙平播功蔭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而忠所公忽蚤世以及邦申逡巡久之念主恩不可負

先世勳不可廢乃強就職非其好也錦衣漢執金吾
典兵環衛班勳舊稱天子禁近甚見貴重南北司
典詔獄可持法爲天下平負才者樂居之而世或
多依門戶仰鼻息當途務進趨邦申雅自持不肯因
人熱以是丁未癸丑大廷策士卽兩見推擇茂著
能聲已陪推南鎮撫司僉書稍需忍可漸見柄用而
邦申勿耐也同官皆華胄子弟盛車騎競鮮怒之色
呵擁前後見者辟易而邦申惟衣敝裘御欵段從兩
三校蹶蹶長安街不知爲執金吾或策蹇入西山尋
香山碧雲諸名勝間與二三雅流寄懷詩酒不則謝
一切焚香讀書兀坐作老衲子而已嘗慨然嘆曰聲
利與風雅不並立吾從吾好于是決請假歸不復動
士宦想歸而昆弟朋友相嘯詠爲樂四方之韻人勝
侶亦日相過從詩腸酒德更益調暢湖上有香月社
在兩峰六橋間家居有歲寒社在喬松古梅翠竹碧
梧間居嘗取先世藏書自經傳子史外百家九流稗
官叢說手自披覽縹緗滿案丹蘄繁秩上下今古隨
所詠賞伸其獨是文喜六朝而彌工於詩所著秋柳

落花諸篇爲詞壇所雄長三百篇而下騷選初盛采其菁英攄之結撰每詣佳境同志咸集或四時風月景物韶令分曹押韻搜討奇險窮工極巧以爲愉快而性尤好遊無問西湖几案西山簪舄之處吳越間如台蕩普陀雲門禹穴之勝以及秣陵之雨花牛首金焦惠泉環滁諸山屐齒所歷眺覽行吟竟日忘返自期海內名山一歲一遊而忽焉長往斯志未畢識者謂邦申詞藻秀麗庾鮑之響興寄高遠嵇阮之風情耽丘壑禽向之致也豈其誣哉然篤於人倫未嘗以逸曠物表甘自菲薄執喪祀先誠信備至公私慶弔極其周旋諸昆諧好墳簞交暢而熱腸隱念赴義急難惟恐不及如外祖光祿卿沈公遷葬無貲則助其經營外翁銓部心卓錢公無子而有所贈義不忍却卽爲之構祠置田以備烝嘗姻家司理許中岳公歿託孤爲婿撫之如子友人盧太學客歿爲贍其親于忠肅公嗣蔭緹騎無保任者爲毅然書牒以延其世節婦陳氏苦不能存活爲助之粟甚至賣珠兒被誑十餘金號痛幾不欲生爲之代償其值他所周恤

宗族交游廝養困厄之人未可縷指也又心契佛理
深于楞嚴了義雲棲大士親蒙印可而不沾沾作佛
事放生戒殺慈風勵俗而不責福報固自有夙植焉
蓋邦申性慧而才通進不獲身致青雲以展志 廊
廟効績封疆退而恥與統袴子藉餘蔭襲浮榮希心
不朽之業故高明勝事動思兼擅形神交瘁二豎見
侵病劇他無所繫還顧諸昆惓惓以流傳著作爲囑
山居時猶忍痛瞠目躬爲校讎忽而荷鍤築圃預營
兆域大署其上曰歿便埋我又數日心動遙歸而奄
然逝矣嗟乎亦庶幾古之達生者已邦申之先代席
鼎盛遠系不具詳其六世祖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
贈工部右侍郎居敬公玘五世祖翰林院學士南京
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文昭東川公瀾高祖工部
右侍郎贈工部尚書瑞石公曉曾祖廣西按察司提
學僉事贈奉政大夫陽泉公圻曾祖妣太室人李所
稱撫邦申者也其以軍功蔭世錦衣僉事則自祖巡
撫湖廣偏沅等處兼制川貴二省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贈兵部右侍郎纘石公鐸始父忠所公世卿蚤夭

贈錦衣指揮僉事其實襲錦衣偶寄國爵而能抗
志竹素高步超倫者自邦申始余故曰邦申天下風
雅挺達之士也夫世所痛邦申者無年耳而所著有
擁書樓詩集北征篇長安新語歲寒社耳目日書便
埋畱易醴陵遺稿群書獵豔香月社草廣草堂詩餘
玉臺文苑紅樹集百餘卷藏于家足千秋矣夫邦申
才卽美視昔顏子淵王子安賈太傅數子詎能爭席
彼數子者年減邦申多者六歲少者二三而流聲至
今才士不敢望人生亦何必彭聃哉余故表而著之

勒諸墓門之石

誥封承德郎刑部員外郎原任樂至令蔡先生

墓表

湖廣右布政使分守湖北道吾友同安蔡元履復一
葬其父見南先生母陳安人於塗龜山內金山之陽
十有二年矣今年夏引疾棄官歸鄉里因馳書乞表
先墓且曰復一所以有待者妄意累日月可徼恩建
碑而今已矣又曰今世能不朽先人者莫若吾貞父
予爲之悲感及讀御史中丞郭公銘與元履之述典

刑如在有足以媿天下之爲子爲吏者不可以不表
先生諱用明字晦仲萬曆己卯鄉貢進士母陳蚤卒
父老家貧無以養乞漳州長泰學官擢潼川樂至令
廉直不容於時左遷淮府審理不赴壬寅十月卒于
家享年六十五子二人長卽元履次諸生復心先生
事親孝友于兄弟親所嗜未嘗忍食十七哭其母哀
感路人遇王父母諱日悲哀思慕終其身又性潔廉
不欲輕當人惠嘗曰雖貧奈何以身爲溝壑樂至還
裝囊書數帙而已艤舟瞿唐載石乃敢下元履請得
御史符來迎怒不許家無五畝之宅至僦屋以棲其
始到官適有採木之役先生下車見父老離立授片
紙令各疏其鄉大姓而參以市籍田簿於是盡得大
姓主名給庫錢以往而番休之水及格而民不擾先
生爲政保單下而痛抑豪猾諸作奸者悉稟三尺從
事邑故無薦紳其豪猾入貲臺司爲掾史輒與邦君
敵禮先生獨隸畜之不少假豪猾吏咸內怖不敢言
而監司適有檄取無礙數百金先生復抗言金有歲
額不礙國卽礙民顧安所得無礙者於是監司恨刺

骨而豪猾吏復從中構之幾不測賴藩伯程公司理
高公力白其寃以故事得解然竟有淮府之調當是
時王師征播州大發丁男轉餉先生爲曲筭令相補
助不以遷謫自委其誠心愛人不傳舍其官如此教
諭長泰時日以文行相砥礪造士甚多同湖廣考試
得士八人皆名流先生先世有隱德至先生以儒術
顯自爲諸生卽爲邑令徐公所奇賞爲孝廉閉槌山
寺不屑爲干謁詩文取達意而傳以古法集若干卷
藏于家元履成進士爲郎西曹先生萬里貽書戒以
無矜少年氣無薄冷曹求速化言言皆忠孝旨憶予
佗選人長安時與元履遊見其敝衣蓬首手不釋卷
又見省中人不畏長官而畏元履每呵殿至輒避匿
嘗怪元履甫弱冠起家儒生何嚴冷若此頃按察楚
所服習士民禦苗夷文武經緯負韓范之望一不合
卽以強仕之年棄去如敝屣決不能與時俯仰風尚
凜冽先生之教也安人孝靜婉婉躬操井臼宗黨稱
德配後先生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一先生掛冠之
明年以元履秩滿封今官又明年卒又三年始克葬

又六年崇祀於鄉又五年丙辰秋九月而某始克表于其墓嗚呼如先生者真可謂孝且廉矣古之孝廉者孝子廉吏也而今借以目舉子凡歌鹿鳴而來者相與孝廉之無異詞唯以爲尋常不切之名是故不孝不廉之徒得以掉臂游行于其際而舉世亦竟莫之怪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位高而多金是樂而已矣此儒之以詩書發塚者也而又何孝廉之與有萬世而下過先生之墓攷先生之行有不泚頽而汗背者鮮矣予之表先生豈徒爲先生不朽計也哉

沈母高孺人墓表

高孺人者沈孝廉弱侯曰宏者母也蓋荷花里高氏我池公女我池公王父夢大士挈桂一枝以授往乞靈城隍願舉子合兆神降之辰乃舉女果以五月十七日生而與神誕符則孺人也孺人生有令儀沈公治翁季子稱令子兩姓高自相矜因委禽焉孺人既歸沈一切迎舅姑志祖姑易箒語不欲孫布衣終孺人憐其志捐奩貿編笈膏燭佐其夫讀業廢入貲椽以役廢孺人不憚曰天乎何詎能令終不衣短後也

亾何舉今孝廉君弱侯頭角巉奇矣孺人旦暮慮其成提申不恤雞鳴起視夜不丙伊吾機杼聲不輟也戊子孝廉入膠庠姻問族戚咸來慶子青其矜可無憂布衣終然孺人獨樸簌交頤曰孰使是不衣短後也而徒瞑夜臺之日丁酉孝廉登泐賢書孺人爲展眉睫繇是佳日霽月團圓宴笑謂帝實賚此不則何以名順令父子兄弟間若也人則曰非孺人何以名順且令甥若姪若館甥若也孺人金錢嘗布祇園地人佞之女中佛則還勿受且曰吾家儒罔知帝釋一攬內則諸篇于貝葉文未譯也願以儒母終云孺人力持沈氏政雖老不言憊冀孝廉一第若望歲巳酉神氣羸減孝廉逡巡上公車孺人促赴徒以大母志旣罷歸才兩月孺人卒卒前五日猶卷卷勵孝廉不置曰孺子無弛公車業而期奮身樹功名以大其門後之人務讀書世其業而無以衣短後續也吾目瞑矣無一語涉嚙語得年六十有九古之賢母能若其子于訓有其子之令名紀傳輯之多矣是皆逮子而立名必逮也而後徵豈其性有之乎性有之天勿靳

也大母易簀不欲布衣其孫不能身親見之不能見
之身則不能必之孺人等也孺人詎必之抑維躬是
視故爽其夫而獲其子庶幾身親見之孟德躍去綺
縞操伴偕伯鸞偃蹇以終孰與孺人多也捐奩買史
沈氏之門賴以光大隱操又何廢焉神之券之豈偶
然哉孝廉君弱侯嘗抑志問字于余予以孺人能爲
孝廉母也者而表之他生卒年月子子女婚嫁具誌中

苦貞婦邵氏墓表

邵氏者何高隱邵虎閣先生女也稱婦者何邵氏年
十七歸于顧爲顧生獻婦也曷稱苦也邵氏不得于
姑不可言也不得于夫夫實有桑間焉而棄之計坐
之逆質于理司理胡公曰婦姑無訟類反唇耶且反
卻已而明姑所以慨然曰非其罪也令顧迎以歸載
鼓琴焉而姑惡其反也弗婦也顧亦終借姑而箴之
弗妻也閉一室如園室饑而飼如飼犬豕寢若蒺藜
焉幽三年以死誰謂荼苦氏茹之矣是稱苦也稱貞
者何也顧弗以爲婦而邵氏終爲顧婦也其父若兄
迎之歸其母哭而牽之弗歸也歷九死而不悔若曰

與還卻而生寧爲顧也因而死也死而其兄申于理
司理孫公亦曰姑不可問也仇姑而明之非婦志也
夫實有它而死其妻不可耐也聞于學使者陳公陳
公褫其衣撻之而悲卻氏之忍死爲顧氏婦也令顧
以禮葬而爲之墓焉士大夫聞而悲之聚而議曰古
今稱貞婦者多矣其夫生而諧焉死而靡它死于貧
死于寡者其也夫在而絕之而困辱之卒死之可謂
極苦矣苦不可貞而氏貞焉其義在箕子之明夷被
髮以奴苦也爲殷三仁貞也婦道也臣道也予故書
而表之曰明苦貞婦卻氏之墓令後世爲人婦者知
所處焉

寓林集卷之十六



